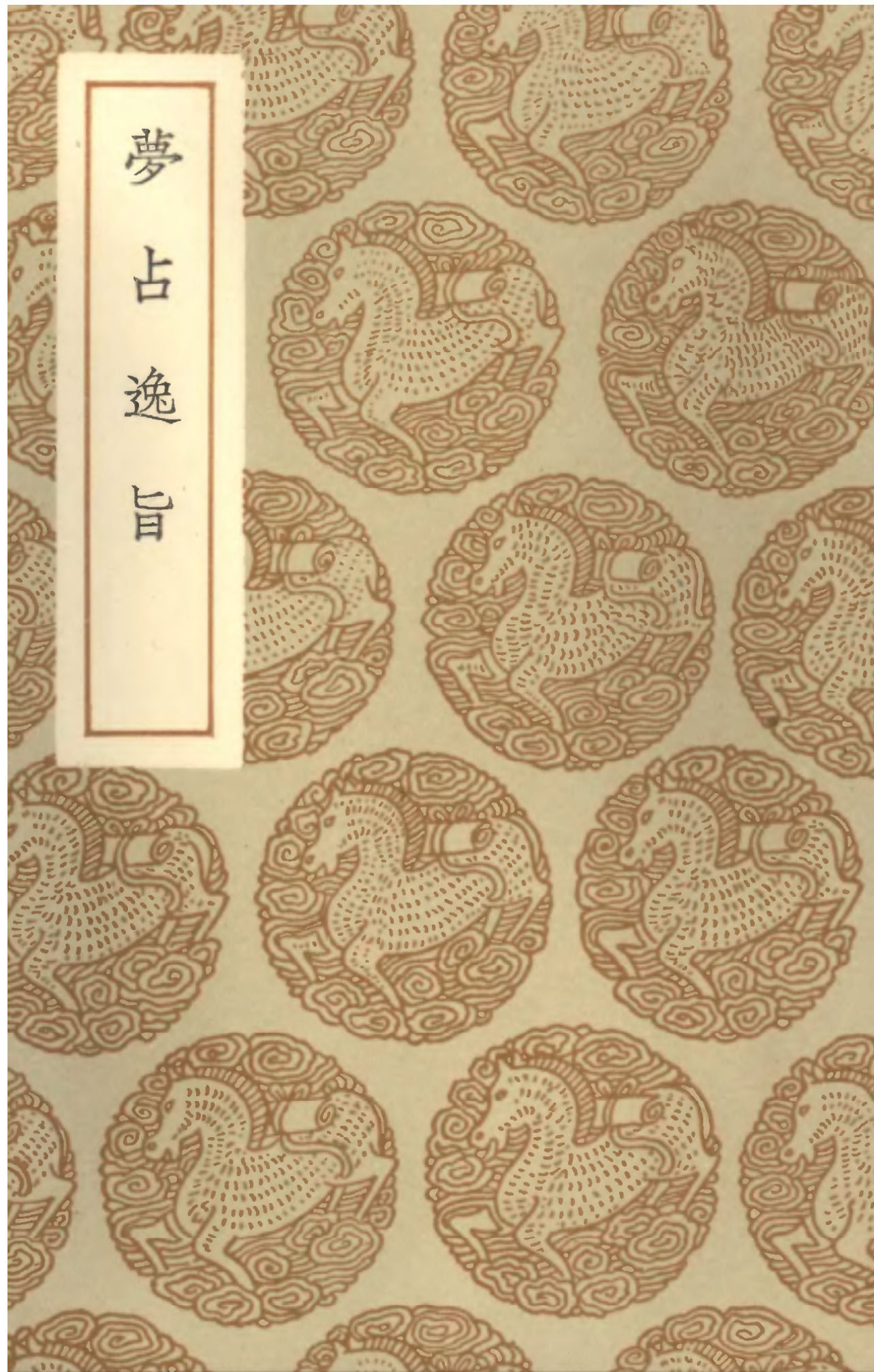


夢占逸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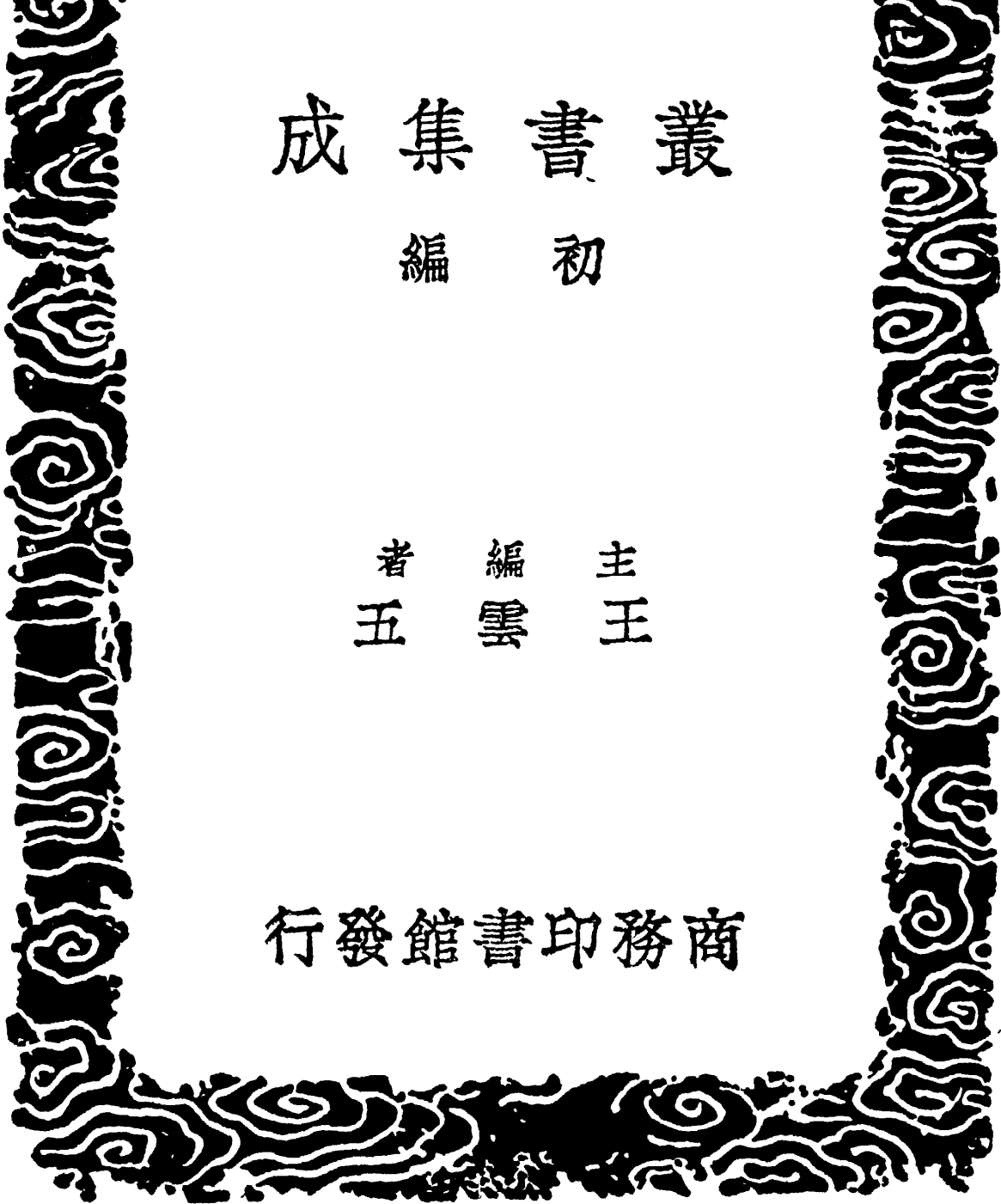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夢 占 逸 旨

陳 士 元 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自序

嘉靖壬戌之秋。八月既望。陳子坐蒲陽軒中。睠月色之漸高。忻桂華之始放。感盈虧之轉轂。念榮瘁之循環。於是舉酒命酌。興發成酣。枕簟載清。隕然就寢。夢皓眉之老叟。披霞服而降庭。授予一函。金文眩目。宛科斗之古篆。欲宣誦而未能。藏襲袖間。猶恐遺脫。獲茲奇玩。心復生疑。乃再拜問叟曰。子與君遇。無乃夢乎。叟笑曰。何遇非夢。何夢非真。忽起譙聲。予遂驚寤。晨興喟歎。是何祥也。研思終日。莫得其繇。嗟夫。夜之遇叟也。其真也耶。晨之喟歎也。其夢也耶。將詢兆於占人。慨輝經之墜地。輒據見聞之末。撰茲內外之篇。用述微惊。題爲逸旨。拂常隱語。豈追醉夢之譏。遁世朽夫。聊增噓譚之助爾。

夢占逸旨卷一

卷之一內篇目錄 眞宰篇 長柳篇 晝夜篇 衆占篇 宗空篇

眞宰篇第一

眞宰窈冥無象無形。頌濛濛穆。氣數斯涵。莊子曰：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廣成子曰：『窈冥冥芒，莫知其門。』氣判陰陽，數苞終始。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列子曰：『究也，乃復變而爲一。』易無形時，易知其一，門氣判陰陽，數苞終始。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列子曰：『究也，乃復變而爲一。』易無形時，易萬物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天旋地凝，兩間定位，而人物生矣。淮南子曰：『天地元氣，運地滯輪轉而爲一。』禮人葆冲和，肖乎天地，精神融貫，無相鑿也。列子曰：『冲和氣者，爲人。』王介甫詩注曰：『人經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魄，子產曰：『物生始化，曰魄。』既生之魄，陽曰魂，陰曰魄。魂，人分神骸者也。鄭玄曰：『嘘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朱子曰：『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言三魂七魄也。氣清者，魄從魂，氣濁者，魂從魄。從魂爲貴，從魄爲賤。清魂爲賢，濁魄爲愚。此壽夭禍福之是金木之數也。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有貴而賢，有賤而愚。有壽而福，有夭而禍。有貴而愚，有賤而賢。有壽而禍，有夭而福。世變無恒，幾則先肇。魂能知來，魄能藏往。魂強則善，悟魄強則善。記聖人之晝與也。魂麗於目，夜寐也。魄宿於肝，魂麗於目，故能見焉。魄宿於肝，故能夢焉。夢者，神之遊，知來之鏡也。朱子曰：『精

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畫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故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畫想夜夢形神所遇

長柳篇第二

長柳之演載諸藝牒其詳不可得聞已漢書藝文志曰黃帝長柳占夢二十卷周官太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連山二歸藏三周易三夢一曰致夢二曰疇夢三曰咸陟至夏禮注曰致夢言夢之所
夢之所得殷人作焉咸皆也陟又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吉凶周禮以邦事作八命一曰征
亦得也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又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吉凶周禮以邦事作八命一曰征
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吉凶周禮以邦事作八命一曰征
凶以詔救政注云國之大事有八定作其辭以命著龜又參之以觀國家之吉夫兆倚龜而徵易賴著而顯著
龜外物也聖人設教利用猶足以通乎神明稽乎大疑用之謂之神又曰以通神明之德尚書洪範曰汝
則有大疑乃若夢本魂涉非由外假度其端倪探其隱蹟則榮枯得喪烏得而違諸其榮枯得喪而夢則
謀及卜筮乃若夢本魂涉非由外假度其端倪探其隱蹟則榮枯得喪烏得而違諸其榮枯得喪而夢則
發乎精神非外物比尤可占也其占有
不應者則不能度其端倪探其隱蹟則榮枯得喪烏得而違諸其榮枯得喪而夢則

晝夜篇第三

晝夜一息也古今一晝夜也易大傳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莊子曰死天地以春夏為晝秋冬為夜治
世為晝亂世為夜春有晝夜之象莊子曰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天地有機祥皆其精神所發漢
天文志曰陰陽之精其凡景星卿雲器車醴泉之類稱為禎瑞者天地之吉夢也孫氏瑞應圖曰景星狀
本在地而上發於天凡景星卿雲器車醴泉之類稱為禎瑞者天地之吉夢也孫氏瑞應圖曰景星狀
則見史記曰郁紛紛者德及山陵則景雲浮器車出德及淵泉則醴泉湧
雲出游白虎通曰王者德及山陵則景雲浮器車出德及淵泉則醴泉湧
祿星霾霧崩竭夷羊之類

稱爲妖孽者。天地之惡夢也。晉灼曰：妖星、彗孛之屬。詩箋云：霾、雨土也。五音篇海曰：霾、不祥氣也。亡夷羊。見於郊。吉惡二夢。天地可占。而況於人乎？人爲形役。興寢有常。覺而興。形之動也。寢而寐。形之靜也。而神氣遊衍。而造化同流。莊子曰：人與天地精神往來。淮南子曰：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外爲表。而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臟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與天地參也。是故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養愛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也。說苑曰：心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歸乎至虛。蘊乎至靈。熒魂不枯。精莖不沈。司目曰：熒魂。曠精。李目睛之表也。吳祕注云：熒魂。夢火。天地通我。歸乎至虛。蘊乎至靈。熒魂不枯。精莖不沈。司目曰：熒魂。曠精。李目睛之表也。吳祕注云：熒魂。精光也。精莖。豈與寢興覺寐爲動靜哉？故形雖寐而神弗寐。或斂於寂。或通於觸。神有觸斂。則寐有夢否。神觸於形也。然後有夢。無觸則雖寐而不夢。莊子曰：成然寐。遽然覺。朱子曰：寢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觸於形也。然後有夢。無觸則雖寐而不夢。莊子曰：成然寐。遽然覺。朱子曰：寢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故寂然感通之妙。神之所觸。或連或邇。或永或暫。晴晦異象。躋墮異態。榮辱異境。勝負異持。凡禎祥妖孽必於寢而通之。

之類。紛沓而莫之綜核。雖疇昔所未嘗睹聞者。亦皆凝會於夢。此其一寐之所得。吉惡可從而占也。曾何分於晝夜。孔子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故夢亦猶是。

衆占篇第四

衆占非一。惟夢爲大。漢書藝文志曰：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夢與兆易準。故三代尙焉。洛出丹書。乃設九疇。兆法著矣。河出綠圖。乃列八卦。易法行矣。秋緯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占夢之祕。固性命之理。而兆易之揆也。呂氏讀詩記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與占龜同。三兆之體。其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耳。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垢也。三易之體。其經皆八。其別

皆六十有四。周禮注曰：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三夢之輝，其經皆十，其別皆九十。周禮：眠祲掌十輝之法。
禮二曰：象三曰：錦四曰：監五曰：闇六曰：曹七曰：彌八曰：敘九曰：疇十曰：想。鄭衆注云：輝，日光氣也。鄭玄注云：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輝每輝九變，此術今亡。夢與
 兆易豈有隆降乎？武王伐紂，夢協朕卜。周書泰誓：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衛史朝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
左傳：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又以周易筮之遇屯史，非達觀陰陽之故，深究天人之際，其孰能與於此。
朝曰：元亨又何疑焉？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非達觀陰陽之故，深究天人之際，其孰能與於此。
朱子曰：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審而敬之至矣。王晦叔曰：天人
 同流，相應而不遠。先王必立官以觀妖祥，辨吉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

宗空篇第五

宗空生問於通微主人曰。夢者幻也。與露電泡影等。影如露。亦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一切起滅。皆歸虛妄。
 主人曰。汝奚不稽之古乎。軒轅氏有華胥錄圖。風后力牧之夢。知距中國幾千里。蓋非舟遊於華胥氏國。不
 神遊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國。河圖挺佐輔。曰黃帝召天老而
 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川。大鱸魚泛白圖。蘭葉朱文。以授帝。名曰錄圖。聖人之姓號也。天其
 授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至翠嬌之川。大鱸魚泛白圖。蘭葉朱文。以授帝。名曰錄圖。聖人之姓號也。天其
 帝夢六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收民爲善者也。堯有攀天乘龍之夢。東
 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收民爲善者也。堯有攀天乘龍之夢。東
 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收民爲善者也。堯有攀天乘龍之夢。東
 漢記曰。和熹皇后夢捫天。天體若鍾乳。后仰喻之以訊占夢。占夢者言堯攀天而上。湯及天。乘龍之夢。觀
 聖王之夢。白孔六帖曰。堯舜上聖。符域內之休徵。注引夢書云。堯夢乘青龍。上太山。舜夢擊鼓。路史
 曰。堯夢御龍以登。舜有長眉擊鼓之夢。帝王世紀曰。舜夢眉長。與髮等。堯乃賜以昭華之玉。老而命舜代
 雲天而有天下。舜有長眉擊鼓之夢。帝王世紀曰。舜夢眉長。與髮等。堯乃賜以昭華之玉。老而命舜代
 上禹有山書洗河。乘舟過月之夢。吳越春秋曰。禹登衡山。夢赤繡衣男子。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
 之書言治水之要。遂周行天下。使益疏記之名。爲山海經。帝王世紀。湯有舐天之夢。解見
 紀曰。禹夢自洗於西河。白孔六帖曰。夏禹未遇時。夢乘舟月中。過湯有舐天之夢。解見

雷之夢。白孔六帖曰。雷紂下臨。作寢中之不軌。注引文王有日月。丈人海婦之夢。帝王世紀曰。周文王夢。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欲授之政。明旦屬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頤。乘駿馬而偏。朱蹄號。哭曰。吾不敢。是東海女嫁為西海婦。今灌壇令臧丈人而授之政。博物志曰。太公為灌壇令。文王夢婦人當道。尚。德吾不。敢。是以暴風雨過。文王明日召灌壇令臧丈人而授之政。我必行。行必有疾風暴雨。從太公邑外過。太公有輔星之夢。尚。中候篇曰。太公未遇文王時。釣魚磻溪。孔子有先君芻兒三槐赤氣之夢。呂氏春秋曰。孔子絕糧陳蔡之。夜夢得北斗輔星。神告尙以伐紂之意。孔子有先君芻兒三槐赤氣之夢。呂氏春秋曰。孔子絕糧陳蔡之。孝經中契曰。孔子夢芻兒三槐赤氣之夢。呂氏春秋曰。孔子絕糧陳蔡之。傷麟之左足。求薪覆之。湘東王經金襴子。宋書曰。孔子夢三槐赤氣之夢。呂氏春秋曰。孔子絕糧陳蔡之。蛇化為黃金。上求薪覆之。湘東王經金襴子。宋書曰。孔子夢三槐赤氣之夢。呂氏春秋曰。孔子絕糧陳蔡之。卯金刀應高祖起。豐沛女節有接星之夢。流帝世紀曰。黃帝時。有豐沛之夢。呂氏春秋曰。孔子絕糧陳蔡之。梓化為松。柏庭之。伊母有白水之夢。走王充論衡曰。伊尹生時。其母走十里。顧其鄉。皆為淵矣。孔母有空桑。蒼龍之夢。寶檀記曰。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巨天降附。徵在之房。徵在空桑。覺若有感。後生孔子。有神女擊露。五老列庭。麟。比事皆孚。何為虛妄。生曰。此緯錄稗說。六經未載也。漢藝文志曰。小作緯書。言經之有緯也。吐玉書之事。比事皆孚。何為虛妄。生曰。此緯錄稗說。六經未載也。漢藝文志曰。小作緯書。言經之有緯也。瑣碎之言也。為碑。主人曰。九齡之與。王禮記。我百爾九。十君與爾三焉。文王何夢。九十七武乃對。武王九十三而終。文。兩楹之奠。禮記檀弓篇。夫子曰。予疇昔。記於禮經。而春秋傳稱夢尤繁。若晉侯夢熊。宋公夢烏。左傳。鄭子。晉侯有疾。久。韓宣子為夏郊。三代之。晉侯為盟。主其或。未之祀也。韓宣子祀夏郊。晉侯有疾。久。韓宣子為夏郊。三代之。晉侯為盟。主其或。未之祀也。韓宣子祀夏郊。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三代之。晉侯為盟。主其或。未之祀也。韓宣子祀夏郊。鳥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得曰。余夢美必立。未幾。六卿謀立。得是為宋昭公。占曰。姬姓。日異。姓。月。必楚。失國也。宋門東曰。盧門。北曰。桐門。寢於東門之外。呂錡夢射月。聲伯夢涉洹。左傳。晉呂錡夢射月。異。姓。月。必楚。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聲伯寤而懼。不敢占。夢。魯昭夢襄公。宋元夢平公。王成。章。華。

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魯昭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公不果行之襄公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
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公祖故曰公祖不道之襄公適楚而祖以周公祖而行何之三月
公如楚左傳宋元公將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公祖與晉文夢楚子衛莊夢良夫伏已而晉侯被楚
先君平公服而相之上旦召六卿告焉元公欒卒於曲棘楚師潰左傳衛莊公殺渾良夫夢往北宮見
懼子犯曰吉我向上得天譴伏其罪且吾之虛絛絛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公親筮之曾孫孟絜
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譴曰登此昆吾之虛絛絛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公親筮之曾孫孟絜
占之不實對莊公以邑不受而逃烝鉏夢康叔燕姑夢伯儵左傳衛莊公殺渾良夫夢往北宮見
是年冬十一月實對莊公以邑不受而逃烝鉏夢康叔燕姑夢伯儵左傳衛莊公殺渾良夫夢往北宮見
史荀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曰余將命而子荀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云烝鉏之曾孫圉相元
也成子史記衛襄公有賤妾幸之元孟繫之足謂曰元曰我康公也今儵公三十一有衛名而子公曰元云烝鉏之曾孫圉相元
子成子史記康叔者衛祖也及生有男也名之曰元曰我康公也今儵公三十一有衛名而子公曰元云烝鉏之曾孫圉相元
茲而不及載見之與鄭文公御之燕姑曰燕姑夢才幸而與已蘭曰余儵公三十一有衛名而子公曰元云烝鉏之曾孫圉相元
曹人夢振鐸鄭人夢伯有強許之宋人圍曹初曹人無公孫強也戒其子曰社宮而死爾聞曹公孫強為政必去之公孫
曹伯陽即位好弋曹鄆人強許之宋人圍曹初曹人無公孫強也戒其子曰社宮而死爾聞曹公孫強為政必去之公孫
聽政夢者之位乃行曹伯有強許之宋人圍曹初曹人無公孫強也戒其子曰社宮而死爾聞曹公孫強為政必去之公孫
駟帶鄭人相驚以子伯有為厲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孔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伯有乃不為厲王歸趙盾
夢叔帶荀偃夢巫皋史記趙盾夢見惡非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盾史援
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夢見惡非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盾史援
之言同巫曰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前跪而戴之乃沈玉以禱河會諸侯伐齊師他日見巫皋於道與
疽而魏顆夢老人韓厥夢其父無子傳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有侯人齊師也初魏武子年春獻子將
卒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戰而顛金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有侯人齊師也初魏武子年春獻子將
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左傳晉師及齊侯戰于鞌獲之必嫁疾甚則曰必余殉葬而所嫁婦人與之已也爾避左
右故韓厥御余是以報左傳晉師及齊侯戰于鞌獲之必嫁疾甚則曰必余殉葬而所嫁婦人與之已也爾避左
君子也乃射韓厥之左軍右皆仆而韓厥獨免穆子遇庚宗之婦偃子納泉丘之女之左難奔齊及庚宗遇婦如

占傳之。朱子曰：太人、太卜之屬，占夢之官也。孔氏曰：雖幽王之朝，訛言莫懲，猶必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文公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小雅正文：月之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老明於臧否，占夢明於吉凶，國之所賴，以正訛者也。然則古人曷嘗忽厥夢占哉？而緯稗所載，足用資擇。胡可概以爲寤而無辨也？
韻海曰：寤，牛含切。寐，語也。

夢占逸旨卷二

卷之二內篇目錄

聖人篇	六夢篇	古法篇	吉事篇	感變篇
-----	-----	-----	-----	-----

聖人篇第六

聖人無夢。茲蓋虛譚云。莊子曰：聖人思慮不豫，謀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列子曰：智不萌，其魄不拂，其魂不騰。人而無夢，槁形灰心之流，不寐不覺，不生不滅，所樹異教也。佛經曰：不生不滅，不垢不淨。聖人莫加於孔子。孔子壯則夢見周公，卒則夢奠兩楹，豈語恠哉？赤子之生，方浹旬日，其寢而寐，乳之弗受，攜之弗驚，已或適然笑焉，或輒然怒，寤以啼焉，謂之夢笑夢啼。徐而叩之，實未嘗寤也。夫赤子無感，何喜何怒？而夢有所成，則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五音篇海曰：適然，笑貌；寤，呼骨切。臥驚貌。小兒夢啼也。制也。人之所以睦然能視，營然能聽，分黑白，察醜美，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程子曰：心所感通，只是理也。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聖人之心，不異赤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託神靈府，含陰吐陽，非無夢也。無妄夢以亂智爾。淮南子曰：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和同。孔穎達檀弓注曰：聖人五情同乎人，焉得無夢？荀子曰：心靜。楊朱乃謂五帝之事，若覺若夢，其不臥則夢，故心未嘗動也。然而有所謂靜者，不以夢劇亂智，故謂之靜。免歧路之悲乎。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三皇之事存，若亡。

六夢篇第七

六夢神所交。八覺形所接。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覺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夢

古法篇第八

古法亡而夢不可占已。帝王有帝王之夢。聖賢有聖賢之夢。與臺斯僕有與臺斯僕之夢。窮通虧益各緣其人。凶人有吉夢。雖吉亦凶。吉不可幸也。如趙嬰夢。天使之類。吉人有凶夢。雖凶亦吉。凶猶可避也。如董豐避枕沐之事。是故夢有五不占。占有五不驗。神魂未定而夢者。不占。輔廣曰。詳占夢之意。先王致謹於天人之際。可爲密矣。且昏惑。昏亂。不自知覺。則其見於夢寐者。率多紛紜。乖戾。未必與天地之氣相流通。縱有徵兆。之可驗者。亦須迂回隱約。必待既驗而後。方可知。古法若存。未必能盡占也。妄慮而夢者。不占。書精蘊曰。其夢也。邪。畫有夢想也。寤知凶阨者。不占。如聲伯寤知凶阨而懼。不敢占也。及從公伐鄭。至於狸脈之地。也。其夢也。漫。畫有夢想也。寤知凶阨者。不占。如聲伯寤知凶阨而懼。不敢占也。及從公伐鄭。至於狸脈之地。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今過三年。衆繁而從余。寐中撼病而夢未終者。不占。皮命切。驚病也。故夢景矣。無傷也。占之。是暮聲伯卒。杜預注云。傳戒數占夢。寐中撼病而夢未終者。不占。皮命切。驚病也。故夢景矣。終夢有終始。而覺佚其半者。不占。或忘其終。非全夢也。始占夢之人。昧厥本原者。不驗。夢有本原。能通乎本一術業不專者。不驗。占夢之術。必精誠未至者。不驗。精誠不通乎鬼。削遠爲近小者。不驗。漢書藝文志曰。隆之喜。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強知也。依違兩端者。不驗。如幡綽占祿山。旌夢之類。柳天。道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裂。而難知也。依違兩端者。不驗。如幡綽占祿山。旌夢之類。柳陷在賊中。祿山夢衣袖長至階下。幡綽曰。臣昔占夢。必知其不可也。玄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衣袖長者。出手不山敗。玄宗自蜀歸。詰問幡綽。幡綽曰。臣昔占夢。必知其不可也。玄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衣袖長者。出手不得也。窗榻倒者。胡不故。必有大覺而後能占乎。大夢。莊子曰。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得也。玄宗笑而赦之。故必有大覺而後能占乎。大夢。莊子曰。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者。自以爲覺。竊然知之。固哉。不然。則覺亦夢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居喪不哀。以善喪蓋魯國。回旌之。仲尼

尹氏大治產其下有役夫夜夢爲國君其樂無比而尹氏則夜夢爲人僕趨走杖屨無不至尹氏友人曰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列子曰欲辨覺夢惟黃帝孔丘今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大覺者剖宗領竅襲竅重勅九南子曰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繫九竅重奚啻弔詭審測云哉莊子梧子謂墨鵠子曰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覺實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位重奚啻弔詭審測云哉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老父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

吉事篇第九

吉事有祥占事知來周禮季冬聘王夢周禮占夢注曰聘問也夢者事之祥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爾乃獻吉夢以歸美於王王拜而受之重其祥也周書程寤史記文倣武倣四篇皆詰夢之詞程寤篇曰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太子發植梓於闕化爲松柏械柞寐覺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於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上帝史記篇曰維正月文王在成王乃召太子發占之於明堂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我夫言之朔望以聞文倣篇曰維夜文王告夢懼後祀之保庚辰詔太子發曰汝敬之哉民物多變民何向非利鳴呼敬之哉以詔周公旦立後嗣而代命繼位之大猷敵篇曰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而代命繼位之大猷屬小子誦文及寶典王曰嗚呼敬之哉以詔實小子曰允哉汝夙夜勤心之無窮而代命繼位之大猷胥茲爲決夢可易占乎或有惡夢感疫厲而成者則亦以季冬舍萌于四方以贈之周禮占夢舍萌於四兆也贈送也謂夢不吉則求其所以不吉之萌兆於四方而舍去之以贈送其惡夢使不復效也說苑曰如夢者天之謂夢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而舍去之以贈送其惡夢使不復效也書曰天夢則修惡夢則修諸侯夢乃令方相氏行歐讎之政周禮占夢令讎歐疫夏官方相氏帥百隸而時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時之氣爲厲鬼而伯奇之神載在漢書通典曰後漢季冬先臘十人爲僂子皆赤將隨強陰大害作方相氏與十二獸逐惡鬼鵠鵠之鳥著之山海經鳥三首大尾而善笑名曰鵠鵠服之於禁中黃門倡偃子相氏伯奇食夢云云

使人不夢。覺。夜神之呪。述於西陽雜俎。段成式曰。婆娑婆演帝。詳見續博物志。故鬱壘桃梗葦虎之設。亦舍萌貽惡之遺制云。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索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鬼門。萬鬼出入。有二神人。一因立桃梗於門。畫鬱壘葦虎之象。漢制設桃梗鬱壘葦虎於百官宮府。又以葦枝桃枝賜公卿。

感變篇第十

感變九端。疇識其由然哉。列子曰。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一曰氣盛。二曰氣虛。三曰邪寓。四曰體滯。五曰情溢。六曰直叶。七曰比象。八曰反極。九曰厲妖。何謂氣盛。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饑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喜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短蟲多。則夢聚衆。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此氣盛之夢。其類可推也。氣盛之夢。十有五。詳見黃帝靈樞經。淫邪發夢篇。并內經。脉要精微論。但靈樞經無短蟲長蟲二夢。則夢生殺。甚饑則夢取。何謂氣虛。肺氣虛。則使人夢見白物。見人斬血籍籍。得其時則夢見兵戰。腎氣虛。則使人夢見舟船溺人。得其時則夢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氣虛。則夢見菌香生草。得其時則夢伏樹下。不敢起。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其時則夢燔灼。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其時則夢築垣蓋屋。此氣虛之夢。其類可推也。五臟氣虛。十夢。詳見內經。盛衰論。蓋陽氣有餘。陰氣不足。故也。何謂邪寓。厥氣客於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於肝。則夢山林樹木。客於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於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

於膀胱則夢遊行客於胃則夢飲食客於大腸則夢田野客於小腸則夢聚邑衝衝客於膽則夢鬪訟自
剗客於陰器則夢接內客於項則夢斬首客於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窮苑中客於股肱則夢
禮節拜起客於胞胲則夢洩便此淫邪之夢其類可推也厥氣襲內十五夢詳見靈樞經內經云少陰
疾者則沉實爲疾者則夢溺何謂體滯口有含則夢強言而暗足有絆則夢強行而蹙首墮枕則夢躋高而墜臥藉微繩
則夢蛇虺臥藉彩衣則夢虎豹髮掛樹枝則夢倒懸此體滯之夢其類可推也列子曰藉帶而寢者則飛何
謂情溢過喜則夢開過怒則夢閉過恐則夢匿過憂則夢噉過哀則夢救過忿則夢冒過驚則夢狂此情
溢之夢其類可推也何謂直叶夢君則見君夢甲則見甲王充論衡曰人亦有直夢夢見甲明日則見甲
盜之夢其類可推也何謂直叶夢君則見君夢甲則見甲王充論衡曰人亦有直夢夢見甲明日則見甲
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也夢見甲與君不見也夢鹿則得鹿列子曰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也遽藏
夢其室人曰若夢薪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遺其所藏處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
詠矣室人曰若夢薪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遺其所藏處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
夢耶薪者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有薪者耶其真得鹿之主與案所夢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直夢我
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處又夢得之真取若鹿而與爭夢鹿而尋得之又謂夢認人鹿無
鹿人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夢粟則得粟解夢見草木篇劉夢刺客則得刺客
分人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夢粟則得粟解夢見草木篇劉夢刺客則得刺客
史曰後梁康王友孜目重瞳嘗自負當爲天子真明元年使刺客入未帝寢中刺客手殺之今夢受秋駕則
刺客害己既寢聞楊上寶劍鏗然有聲躍起抽劍曰今昔臣夢於師明日往朝其師呼而謂之曰今此直叶之
受秋駕呂氏春秋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其師呼而謂之曰今此直叶之
夢其類可推也何謂比象將泣官則夢棺將得錢則夢穢晉書曰或問殷浩將泣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
土故得錢而夢穢將貴顯則夢登高將雨則夢魚水說苑曰將晴夢火將食則夢呼犬將遭喪禍則夢衣白將
時人以爲名言

沐恩寵則夢衣錦謀為不遂則夢荆棘泥塗此比象之夢其類可推也何謂反極有親姻燕會則夢哭泣有哭泣口舌爭訟則夢歌舞莊子曰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寒則夢暖饑則夢飽病則夢醫列子曰將陰夢火將疾夢食田獵云列子曰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寒則夢暖饑則夢飽病則夢醫饑人忽夢飯飯裂夢中一飽百憂失黃山谷曰饑人常夢飽飽病蘇東坡詩曰憂孝則夢赤衣絳袍慶賀則夢麻苴凶服此反極之夢其類可推也何謂厲妖強死之鬼依人為殃多則魂魄強匹夫匹婦強死而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三聚怨之人鬼將有報白孔六帖曰休明之代物不其見之夢寐者世執其政柄而強死為厲不亦宜乎聚怨之人鬼將有報白孔六帖曰休明之代物不其見之夢寐者則由己之志慮疑猜神氣惛亂然後鬼厲乘其類瑕肆其恠孽故禍災立著福祉難祈也乃若晉侯受熱於秦伯燕王貶徙於房州則又其次矣左傳秦伯執晉侯曰亦晉之妖夢是踐此之謂厲妖之夢其類可推也凡此九端感變雖殊占應則一或同而異或異而同未可據其往規即譚凶吉王符夢列篇備矣潛夫論夢列篇曰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封有病有性昔武王邑姜娠太叔夢已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封有病有性昔武王邑姜娠太叔夢已此象夢也孔子思周公夜夢即夢之榮小人也感夢也為思即夢其至有靈即夢夢其事此想夢也今事貴人夢之為祥賤人夢之怨悲大風之夢使人大惡也感夢也為思即夢其至有靈即夢夢其事此想夢也今事貴人夢之為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大惡也感夢也為思即夢其至有靈即夢夢其事此想夢也今事貴人夢之為發之夢或散或集此謂病也本大惡也感夢也為思即夢其至有靈即夢夢其事此想夢也今事貴人夢之為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病也本大惡也感夢也為思即夢其至有靈即夢夢其事此想夢也今事貴人夢之為善惡不信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情好惡之象凝念以此神謂之精畫有所思夜夢其事占所從此謂之反觀其所欲其病所憂陰陽之病相反故耶夢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如使夢吉事而巳陰極則吉陽極則凶謂之反觀其所欲其病所憂陰陽之病相反故耶夢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如使夢吉事而巳陰極則吉陽極則凶失其類豈覺為陽寐為陰陽之病相反故耶夢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如使夢吉事而巳陰極則吉陽極則凶矣夢凶事而巳意大憂懼則真凶矣所謂相反故耶夢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如使夢吉事而巳陰極則吉陽極則凶木茂美宮室不器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所和春夏夢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如使夢吉事而巳陰極則吉陽極則凶奇欲邪則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為計謀不從為吉喜謀不成妖孽怪異可憎可惡之事皆

爲憂患圖畫明胎刻鏤非真瓦器虛空皆爲欺誑倡優俳僂小兒所戲弄之物皆爲觀笑此計大都
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所感夢神靈所告乃可占耳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相對其事
有不能從之異夢亦必有其機焉今一誠寢而夢或遷化者乃可占耳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相對其事
焉小人之夢非罪也乃夢者過也其夢今一誠寢而夢或遷化者乃可占耳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相對其事
中此故占之難者議其書爲難也夫占夢必審其變故審其類物代至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事不
過也故占之難者議其書爲難也夫占夢必審其變故審其類物代至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事不
見也凡人之見瑞而修德者福必康吉祀於羣神然後占轉爲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懼聞見妖而憂懼者
禍也且凡人之見瑞而修德者福必康吉祀於羣神然後占轉爲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懼聞見妖而憂懼者
成吉轉爲禍也故占之難者議其書爲難也夫占夢必審其變故審其類物代至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事不
封易曰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凡有異夢感心無問善惡常恐懼修省以德遜之乃能逢吉其

夢占逸旨卷三

卷之三外篇目錄 天者篇 日月篇 雷雨篇

天者篇第一

天者、羣物之祖。至尊之位。故曰天子者、天帝之子也。春秋繁露曰：德似天地者稱天子。昔崔靈運夢蕭道成爲天帝第十九子。而孫奉伯亦夢道成乘龍上天。南齊書曰：清河崔靈運爲上府參軍。夢上天。謂已曰：蕭道成君凡十九人。宋泰始七年。明帝遣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奉伯與蕭道成同寢。夢道成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覺。謂道成曰：兗州當大庇生民。我不得見也。路史曰：齊高祖夢乘青龍上天。逐日行。夫南齊之主。閏餘耳。猶且上應天命。况勳弘混一位。居正統者乎。是故漢文帝夢黃頭郎推已上天。書曰：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宋神宗夢神人捧已登天。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漸臺見鄧通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郎姓名。甚悅。見神宗夢神人捧已登天。神宗幼侍英宗。居慶寧宮。嘗夢神人捧之登天。漢光武夢乘赤龍上天。而馮異遂與諸將勸立。乘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慎重之性也。遂與諸將勸立。乘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再拜將定議。上尊號。宋書曰：漢光武乘赤龍上天。乃即位洛陽。趙汝愚夢負白龍升天。而理宗果以素服即位。宋史曰：趙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此四帝者。漢宋之賢主也。和熹鄧后夢以手捫天而臨朝策立。有功漢祚。吮之。以訊占夢。占夢者曰：堯夢攀天而止。湯夢及天而舐之。此皆非常夢也。既而入宮。登豈比字文泰之母。夢抱子升天。未至而止。陶弘景乃若劉穆之夢合舟升天。竟登僕射。兩舟爲船。施華蓋升王氏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娶。無子。

天有一老姥說之曰君必居韓稚圭夢捧天者再歷相二君倦遊錄曰韓琦字稚圭知秦州臥病忽夢以
端右言訖不見後至僕射居韓稚圭夢捧天者再歷相二君倦遊錄曰韓琦字稚圭知秦州臥病忽夢以
宮東陶侃薛安都夢謁天門皆秉節鉞之貴晉書曰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其後果輔英宗於藩邸翊神宗
痛宋書曰薛安都征關陝至白口夢仰頭視天正秦穆公趙簡子夢至帝所咸徵后裔之昌夢史記秦穆公
見天門開帝謂左右曰夢秦遂大昌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疾
鈞天廣樂帝賜之以策秦遂大昌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疾
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大昌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疾
與之一同居二日半簡子死帝喜賜我二笥皆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公孫支書而藏之今主君之疾
又余思虞舜之勲余將以其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於書而藏之他日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
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死帝喜賜我二笥皆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公孫支書而藏之他日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
有克二國於翟皆子也簡子死帝喜賜我二笥皆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公孫支書而藏之他日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
也主君之子必有代主君之後嗣且其地後世胡服并二國於翟皆子也簡子死帝喜賜我二笥皆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公孫支書而藏之他日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
藏之簡子卒子立誘殺代之而并其地後世胡服并二國於翟皆子也簡子死帝喜賜我二笥皆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公孫支書而藏之他日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
見人當道則前所夢王充論衡曰趙簡子夢上天下地見男子在帝之側出叔孫穆子夢人助已勝天終有餓死
之奇禍遇庚宗之婦篇注子武士護夢帝騎已上天卒蒙追冊之偽名唐書曰武士護喜交結高祖嘗領屯
太原郡公自言嘗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胡媚我耶高宗永徽中武士護女為皇后贈周國號然晉之
公咸亨中加贈太原郡王配享高祖廟廷武后立武氏七廟追冊為帝先天子中詔削土護偽號然晉之
小臣夢負景公登天而出廁之後即以爲殉公以傳景公及日中負公出諸廟遂以爲殉漢之許楊夢上
天爲天帝所怒乃功成善終後漢書曰汝南舊有鴻鵠陂成帝時程璜方進奏毀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
濶使民失其利楊寤告晨起唐之賀知章夢上天遍遊帝居僅得請爲道士帝居數日帖曰賀知章敗我濯龍
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唐之賀知章夢上天遍遊帝居僅得請爲道士帝居數日帖曰賀知章敗我濯龍
鄉嗟乎吉凶可易占哉

日月篇第二

日月極貴之徵也。帝王夢日月著其身。昔漢武帝之母有神女授日之夢。漢書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初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王纂曰：王夫而宋之太宗、真宗、仁宗、寧宗，其母之娠而有也。蓋莫不夢日人夢神女。捧日以授己，吞之遂孕，生武帝。而宋之太宗、真宗、仁宗、寧宗，其母之娠而有也。蓋莫不夢日云。或納日於襟懷，或得日於神授，或日墜而承之以手，或日逼而承之以裾。宋史曰：太宗母昭憲皇后王娠，遂生帝於浚儀官舍。又曰：宋太宗賢妃李氏夢日輪逼己，以裾承之，光耀遍體，驚而寤，遂生真宗。又曰：宋仁宗母章懿皇后嘗夢二日在天，其一墜，后以衣裾承之。又曰：宋寧宗、光宗第二子也。母慈懿皇后李氏，光宗為恭王時，李夢墜於下，至僭竊之輩，夷狄之君，如孫權、啟、吳、宋書曰：孫堅妻孕，權夢日庭以手承之，已而有娠，生帝於王邸。下至僭竊之輩，夷狄之君，如孫權、啟、吳、宋書曰：孫堅妻孕，權夢日其興乎？劉淵稱漢晉書曰：劉豹妻呼延氏祈子於龍門，俄有一大魚至，祭所久之乃去。夜夢旦所見魚變豹，曰：此吉徵也。遂生劉淵。又曰：劉聰母張氏夢拓跋開魏書曰：魏太祖母賀皇后夢日出室內，寤而生。日入懷，寤而告淵。淵曰：吉徵也。孕十五月而生聰。拓跋開魏書曰：魏太祖母賀皇后夢日出室內，寤而生。太祖父參合陂北。又曰：魏世祖母高后夢為日所逐，避於牀下，日化為龍繞己數匝，寤而驚，遂有孕。生帝於平城宮。又曰：高后幼時曾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后恠之以白其父。父颺問遼東人，對曰：此奇徵也。貴不可言。日耶律興遼王太祖耶律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其後高后果入宮，生世宗。又生廣平王耶律興遼王太祖耶律墜懷中，有娠，生億。咸有夢日之兆，豈非據鎮一方，統馭萬姓，其照洩之誼，名位之尊，固有日之象也哉。善乎衛靈公有言曰：夢見人君者，夢見日，非寵君可喻也。戰國策曰：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專君之勢，何夢曰：夢見寵君，公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夢見寵君，而言寡人，何也？對曰：日并燭天下，一物不能蔽也。若寵則不然，前之人燭，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是以夢見寵君，夢闕日不勝而知齊景公之病瘳。灌畦暇語曰：齊景公夜夢與二日鬪，而不勝。晏子迎於公門，告以故，使對公曰：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夢日繞軍營，而知晉明帝之駕至。晉書曰：王敦叛，帝自出覘軍，敦畫二陽，公病將瘳，居三日而公病愈。夢日繞軍營，而知晉明帝之駕至。夢日環其營，驚悟曰：黃鬚鮮卑兒。

來耶帝母鮮卑出也。陳高祖夢朱衣神人捧日而納其口。陳書曰：陳高祖先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夜夢
亟遣人追之不及。唐玄宗夢緋輝兵士負己而出諸井，存心錄曰：唐玄宗夢入井，有一兵士著緋輝背負而出，明
腹中猶覺熱。唐玄宗夢緋輝兵士負己而出諸井，存心錄曰：唐玄宗夢入井，有一兵士著緋輝背負而出，明
夢觀其形狀與夢相背，遂賜五萬錢，故魏文帝、陳世祖皆夢日墜地而懷其三分之一者，未能總合寰區
之象也。夢談叢曰：魏文帝為王時，夢日墜地，色三分，已得一分，而納諸懷中。陳書曰：陳世祖
之精近之者，顯尸曰：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正黃，其大如斗，世祖因三分取一而懷之。夫日為至陽
登太山，捧日立，有白太祖來掩之，故名。順元年，進士後，為杞賊范孟所繫，竟無害，官至禮部尚書。氏
夢朝日出，東山上，有輕雲來掩之，故名。順元年，進士後，為杞賊范孟所繫，竟無害，官至禮部尚書。氏
陶母夢日精在懷，而弘景以仙術揚名，生夢經曰：陶隱居初，楊母夢日光射身，而煥然以文章致貴。元史
已而夢生其父，以為文明之象，因名。煥字煥然，賈隱林夢日墜於首，而職陞糾察。白孔六帖曰：賈隱林奏
之帝曰：糾察行在，范應鈴夢日照於戶，而官任少卿。宋史曰：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方娠，大父夢
山捧日，而位晉中書。宣室志曰：唐楊炎夢登山視日，鄭光夢馳車載日，而爵除節度。唐書曰：會昌末，鄭
月行中，即位，光照六合，寤而占之，左右手捧之，後登相位。鄭光夢馳車載日，而爵除節度。唐書曰：會昌末，鄭
陵夢日墜，身光與民伍，拜諸衛將軍，遷平盧節度使。海陵守夢以身承日，而驟典機密之政。太平廣記曰：
即召還，典機密，肥如令夢以牛挽日，而終授散騎之銜。茲非近君之驗耶？夢雋曰：後魏閭英為肥如令，
以牛車挽致不出，英抱然毛貞輔夢吞日腹熱，可謂貴兆，而占者僅許為赤鳥場官，蓋得推夢之圓法矣。
戴而歸，後至散騎常侍，然毛貞輔夢吞日腹熱，可謂貴兆，而占者僅許為赤鳥場官，蓋得推夢之圓法矣。
稽神錄曰：吳毛貞輔累為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猶熱，以問侍御，乃若月為衆陰之長。漢書
史楊廷式楊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言當為赤鳥場官也。果如其言。乃若月為衆陰之長。漢書
者衆陰之書曰：卿士惟月，亦上天之使也。淮南子曰：日，呂錡夢射月而楚師敗者，周王為日而楚為月
之象也。

也。解見宗空篇。呂漢元后之生。與夫齊婁后之生女也。皆有懷月之夢。果應妃后之尊。漢書曰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父王也。錡夢射月注。禁母李氏。李夢月入其懷而生后。北齊書曰神武婁后生二女。皆夢月入懷而女。爲魏之二后。孫策。蕭繹。其母皆夢月。而策爲吳王。定都江左。繹爲梁帝。肇迹湘東。然享國皆不久遠。豈能外其盈虧之數乎。宋書曰吳孫堅妻初妊子策。夢月入懷。梁書曰武帝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有孕。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世祖。果盲一目。關澤幼年夢名在月中。范純仁初誕。夢兒墮月中。其清輝高譽。傳映後世。宜矣。范純仁始生之夕。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寤而生。純仁。

雷雨篇第三

雷雨星電雲飈火冰晴晦之類。皆天象也。風雷爲號令。雨爲恩澤。瑞星彩雲電火爲文明。冰泮爲婚媾之期。此理微矣。齊之寶母。夢雷電耀目而生泰。北史曰北齊寶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渡河。滿其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宋之宗母。夢雷電燭身而生澤。宋史曰宗澤字汝霖。母劉夢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澤生。夢雨中戴帽者。未沾一命之榮。夢江上逢雷者。果膺百里之宰。葆光錄曰王校書與徐判官各求邑宰。未霑渥耳。徐可得官。蓋江者浦也。徐果授江浦令。若夫星爲元氣之英。二五歷曰星。豈惟庶民之象。故北斗爲尙書之位。而士人夢之。則有魁元之選。雜記曰袁郭初應舉。夢立長庚星。叶於李翰林。母夢長庚星。以命名。因老人星應於臧諫議。果見黃星。明潤因望而拜。既寢。以其出丙入丁。乃改名丙字夢壽。仰視黃亢之母。夢吞星。而亢名顯於宋代。限於懷。掬而吞之。遂有娠。黃潛之母。夢懷星。而潛業著於元朝。元史曰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潛北齊高歡。步履星樞。南唐伍喬。名符星號。嘗夢履衆星而行。姓源珠璣。曰

伍喬南唐人力學家貧有浮屠夢一大星人曰伍喬由是觀之則知夢星臨身者爲吉夢星墜野者非祥星也既覺訪得喬資奉之後舉進士第一爲考功郎由是觀之則知夢星臨身者爲吉夢星墜野者非祥火亦陽精魘爲噫氣智伯夢火光見於秦楚之邦仲尼夢赤魘起於豐沛之郡瑣語曰智伯敗夢火見於南方遂奔楚赤魘解化彩雲而成鳳徐陵降誕之禎陳書曰徐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立堅見宗空篇三槐赤氣注化彩雲而成鳳徐陵降誕之禎陳書曰徐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立堅冰而語人令狐媒介之兆晉書曰索統字叔徹善占夢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冰上爲陽冰因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會太守田豹錦虹升天驗李雄之僭號子常懷華陽國志曰李特長子盈少中斷羅曰吾二兒果若王蜀亡黑風破屋歎夏桀之將亡風解見宗空篇注雲團入口知文譽之將興郡閣雅者後必有貴雄果王蜀亡黑風破屋歎夏桀之將亡風解見宗空篇注雲團入口知文譽之將興郡閣雅適少年苦吟未有所得夢五色雲從雲氣暗星測北敵之爲禍解見字畫篇槐張鷟夢慶雲覆身而射策天而下一團吞之由是夢五色雲從雲氣暗星測北敵之爲禍解見字畫篇槐張鷟夢慶雲覆身而射策對一慶雲覆其身其年對策考功第一崔母夢碧雲授函而生女爲仙太平廣記曰崔少玄者唐汾州人補衣駕紅龍持紫函授少玄其文虔祈晴許份禱雪達奚武請雨之夢長沙舊傳曰文虔字仲孺時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其文虔祈晴許份禱雪達奚武請雨之夢長沙舊傳曰文虔字仲孺時戶曹掾奉教齋戒夜夢珠頭翁謂曰爾來何遲虔具白太守太守曰昔禹夢蒼水使者若掾此夢將可也明日果大霽戒姓源珠頭翁謂曰爾來何遲虔具白太守太守曰昔禹夢蒼水使者若掾此夢將可也後周達奚武以太保爲同州刺史時早武驚覺旦而對雨則精誠感格上下流通亦恒理爾未足訝也而上藉草而宿夢白衣執武手勞慰武驚覺旦而對雨則精誠感格上下流通亦恒理爾未足訝也

卷之四外篇目錄
山川篇
形貌篇
食衣篇

山川篇
形貌篇
食衣篇

夢占逸旨 卷四

宮闕有吏迎謁甚恭公謂吏曰吾思涼浴吏云已爲公辦矣引至小池整以明玉水灑灑公乃坐其上以水沃身俄視兩臂生鱗公視水中影則頭已角公驚遽出吏云此玉龍池也惜乎公不入其中入則爲宰輔乃覺後登第爲詩落句云龍鱗張敏夢尋友而迷路能見敏子曰六國中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一聲從地起頭終是白龍翁張敏夢尋友而迷路能見敏子曰六國中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運夢茅洞謝靈運羅浮山賦序曰客夜夢見楚陵茅山洞在京之東南且得洞經所載趙相璟夢柳河賓客嘉話錄曰趙相環入蕃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柳樹下孫贊明夢浴溫泉贊明越備史曰孫贊明武肅王時爲吳江尉嘗夢浴於溫泉至是將及福州途次見飛泉因問從者答曰此鄧士載夢觀山溫泉也方悟前夢爲吳江尉嘗夢浴於溫泉至是將及福州途次見飛泉因問從者答曰此鄧士載夢觀山水三國志曰魏鄧艾字士載伐蜀夢曰此非泉至是將及福州途次見飛泉因問從者答曰此鄧士載夢觀水水蹇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伐蜀夢曰此非泉至是將及福州途次見飛泉因問從者答曰此鄧士載夢觀之高琳母嘗祓禊泗濱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夜夢人衣冠若仙謂母曰夫人向持歸夢浣西江之水則進佳文五代史曰王仁裕夢剖腸以母驚寤汗浹衣冠及生子因名琳字季珉夢浣西江之水人行宣陽門道上顧望皆丘陵觀寤私語夢中原告平終驗寰宇之寧謐梁書曰大同中梁高祖夢中原平內方丘陵弗平之象建康其殆難克私語夢中原告平終驗寰宇之寧謐梁書曰大同中梁高祖夢中原平二年侯景果歸附大清夢海濱送塔而僧言可訝獨異志曰揚州西靈塔極峻淮南詞客劉隱之遊明州夢旬日而還隱之歸揚州即訪懷信懷信曰記海夢東南傾地而江左難平太平廣記曰符堅將欲南伐夢上相見時否隱之然省記數夕塔燬於火夢東南傾地而江左難平太平廣記曰符堅將欲南伐夢菜多難爲可平也東南然則陶唐氏夢登山乘龍者豈非尊踐天位之兆乘龍之夢注高皇帝夢流水及足傾江左不可平也然則陶唐氏夢登山乘龍者豈非尊踐天位之兆乘龍之夢注高皇帝夢流水及足者又非功銘邊界之符也哉皇明通紀曰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藍玉等北征至曲律河招降平章阿魯克硯視之則四泉湧出土馬得不困乏餘流溢而出如溪先是上夢至於樓臺城郭厥兆不同漢明帝夢金人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至御足而止至是泉湧適與夢符至於樓臺城郭厥兆不同漢明帝夢金人行御殿夢解金人丈餘注明帝唐明皇夢諸仙遊月宮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覺以玉笛寫之名紫雲迴曲王

夢兒曰已得轉趙父爲澧州神幽錄曰趙汝澗守澧州咸淳甲戌五月間忽謂次子曰生爲太守死
 太山錄事矣趙父爲澧州神
 宗造九天採訪宮宣室志曰唐開元中玄宗夢神人朱衣金冠謁帝曰我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於廬山
 忽有巨木數千自至堂殿廊宇皆得足用工成中陸洎判九州陽明府
 使夢神人曰緒聖丹綠在廟北地中掘之果然陸洎判九州陽明府
 騎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西序復有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更引立階下
 門中有二綠衣吏捧一案案上有書一紫衣秉笏取書宣云洎可爲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華來年九
 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復以驕送歸洎曰君與我有緣他日當爲鄰明日遂卒葬于榮蔓承嗣後爲楚州
 辦明當行矣承嗣曰君無近妖乎洎曰君與我有緣他日當爲鄰明日遂卒葬于榮蔓承嗣後爲楚州
 刺史卒葬洎崔宅禱疾於后土
 基之北云崔宅禱疾於后土
 荳蔻合棗肉爲丸米飲徐精生子爲社公
 下二十九丸如其言病愈徐精生子爲社公
 難於究詰者也

形貌篇第五

形貌聲音發於夢兆至無定也。莊子曰：夢哭泣者旦而田獵，列子曰：夢歌舞者哭。長柳經曰：夢吹噓者欲有求，是哀樂相倚伏，而氣機自旋轉，知此而他可測矣。昔晉侯夢楚子監其腦，解見宗空篇言鄭灼夢皇侃睡其口，陳書曰：劉灼少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劉之遴夢爲折臂太守。梁書曰：劉之遴在荆府嘗袁象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張司直夢爲懷孕婦人，葆光錄曰：張司直疾病，夢懷孕甚惡之，葆光遠居此中，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郡。張司直夢爲懷孕婦人，葆光錄曰：張司直疾病，夢懷孕甚惡之，葆光遠也。王辰揚子雲夢吐五臟，桓譚新論曰：揚雄應成帝詔，作甘泉賦，倦臥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日果愈。揚子雲夢吐五臟，少氣遂有疾，一歲而亡。金樓子曰：揚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爲文有反胃之論，言勞神也。張審通夢增一耳，太平廣記曰：兗州張審通夢額增一耳，既寤頗痒，果生一耳，時號三耳秀才，事詳張君房脛說坡詩第十六卷注。魏延夢頭上生角。

數日而夢舉體毛生而齊世祖卽位南齊書曰世祖武皇帝年十夢舉體火熱而張敬兒伏誅南齊書曰
內禪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夢換鬼眼而陶學士不至尊官異
謂陽令今復夢舉體熱矣有奄人聞其言達之世祖少日敬兒伏誅夢換鬼眼而陶學士不至尊官異
襄陽令今復夢舉體熱矣有奄人聞其言達之世祖少日敬兒伏誅夢換鬼眼而陶學士不至尊官異
錄曰陶穀少時夢數吏云奉符換眼更求錢十萬後相者曰好貴人不應又云錢五萬換第二眼復不應夢變
吏曰換第三眼卽以二丸入眼中既寤深碧後相者曰好貴人不應又云錢五萬換第二眼復不應夢變
虎頭而李太守卽承封誥曰傳奇曰唐李勝美對曰夜夢臨鏡照髮變虎頭覺而不悅妻問君夢變虎頭否勝美
旬日後召勝美爲夢與鬚者位登宰相宋史曰周必大以燔庫藏告爲己任免官就謫所往辭婦翁翁夢
右相夫婦加封夢與鬚者位登宰相宋史曰周必大以燔庫藏告爲己任免官就謫所往辭婦翁翁夢
雖陋以帝鬚與之寢而頤癢生美鬚後入相時相者莫識其夢擇鼻者官止郎中紀異錄曰徐郎中夢神
貴良久持其鬚曰帝王鬚也又曰呂蒙正夢神人添鬚其夢擇鼻者官止郎中紀異錄曰徐郎中夢神
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劉月餘端直歷官郎中李廣夢苦心唐古今五行記曰北齊文宣天保
易之神笑曰安擇一正郎鼻也徐鼻月餘端直歷官郎中李廣夢苦心唐古今五行記曰北齊文宣天保
夜夢一人出廣身中謂廣曰君劉誕夢失髮續異錄曰官須髮爲消耗及覺已失髮矣周昭王夢摩臆年拾子
用心過苦今辭君去尋有疾卒劉誕夢失髮續異錄曰官須髮爲消耗及覺已失髮矣周昭王夢摩臆年拾子
遺曰周昭王夢羽衣人授以上仙之術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驚寤隋文帝夢獨拳帝未貴時常舟
心痛旬日忽見夢中所夢者來出手方寸綠囊中藥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驚寤隋文帝夢獨拳帝未貴時常舟
行江中泊盧中夢無左手當爲天子帝卽位後建此菴爲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僧米元宗夢妻面黑
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爲天子帝卽位後建此菴爲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僧米元宗夢妻面黑
痕務密自點之諸仲務女嫁爲米元宗妻產亡於家俗上牀分明見新白粧而有墨點宋羅妻夢佛手如
席述異記曰宋羅妻費氏誦法華經不倦後榮婦夢人流血而避亂廣興記曰上元初豆盧榮爲溫州別
臨海山賊袁晁攻下台州公主女夜夢一身走去竟如夢中所言顧琮夢母下體而得生爲補闕有罪繫
詔獄罪當伏法乃移居梧州路愈懼時有善解夢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之曰太夢髻黑而知晉侯
夫人下體是足下路重見生路吾是以賀也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免琮後至宰相夢髻黑而知晉侯
受命於天神規其臂以黑使有晉國成此天之生夢也夢陰毛而知酈範豪盛於齊下范陽人嘗夢陰毛拂蹠

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豪
盛於齊下也範果爲青州刺史
推斯類也若有神明握其樞柄非人力所能轉移者矣

食衣篇第六

食衣人生之切用昔何點夢服丸藥一掬而病瘳梁書曰何點少患渴病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
爲淳德齊后夢食麻粥兩甌而乳出南齊書曰宣孝陳皇后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大出韓退之夢吞丹篆一
所感人傳曰韓文公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夢吞之旁一甌麻粥而笑後覺胃中如物噎後見孟郊乃夢
卷中異人笑者龍城錄曰漢書曰虞翻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夢吞之旁一甌麻粥而笑後覺胃中如物噎後見孟郊乃夢
也虞仲翔夢吞周易三爻漢書曰虞翻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夢吞之旁一甌麻粥而笑後覺胃中如物噎後見孟郊乃夢
解見雷雨篇李母夢吞八仙字錄宋史曰李至母張氏嘗夢人在胸中未幾生至字趙道士夢吞青栢葉宋
雲團入口注李母夢吞八仙字錄宋史曰李至母張氏嘗夢人在胸中未幾生至字趙道士夢吞青栢葉宋
曰趙自然繁昌人幼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爲道士後夢復老人在胸中未幾生至字趙道士夢吞青栢葉宋
將教汝避穀之法乃出青栢葉令食之及覺遂不食歲餘夢復老人在胸中未幾生至字趙道士夢吞青栢葉宋
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此非篆也乃馮侍郎夢吞紺蓮華與宋史曰馮元七歲讀易母夜夢異人至戶部侍郎華
道家神錄耳宋太宗召問賜道士服馮侍郎夢吞紺蓮華與宋史曰馮元七歲讀易母夜夢異人至戶部侍郎華
劉贊夢吐金龜牧豎閑談曰五代時劉贊文思遲乃禱乾象乞文中才一夕夢邵婦夢用玉筍氏其姑張氏
遇之甚嚴一夕欲自盡夢生佳兒後令以玉筍食侯弘實夢飲河水鑑戒錄曰五代侯弘實十三歲嘗寐於
羹一杯告曰勿自盡當生佳兒後令以玉筍食侯弘實夢飲河水鑑戒錄曰五代侯弘實十三歲嘗寐於
沒及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榮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數月有僧詣門母呼弘實請王仁裕夢飲西江山川
篇夢之僧曰此蛇龍也官必顯榮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數月有僧詣門母呼弘實請王仁裕夢飲西江山川
江之水注張汝明夢服南星異聞集曰張汝明夢服南星異聞集曰張汝明夢服南星
洛陽令崔日知宅崔覺饑未熟夢明皇因寢庭前一架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食夏侯詵夢仙藥可以療母
藤花遂巡不見明皇覺饑未熟夢明皇因寢庭前一架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食夏侯詵夢仙藥可以療母
病汝孝賜以仙藥在居後桑樹枝上汝自取之既寤往視之果得藥進服母病遂瘳陳宜中夢大黃可以

愈天災。宋史曰：陳宜中夢人告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江紉夢飲慧眼之泉。南史曰：江紉字含，溧陽人。孝
不解帶，夜夢一僧曰：「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其能解。紉舍第三叔，名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
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乃因智之，莫能解。紉里舍為寺，名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
水清冽，異於常。依夢取水，王傑夢噉生菜之毒。史：錄有夢，忽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噉生
洗眼，及煮藥，疾遂瘳。王傑夢噉生菜之毒。史：錄有夢，忽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噉生
藥服之，下科斗，靈牀前有丘氏世寶，此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甦。中有一謝進士夢吞珠顆，而詩名大播。稽神錄
謝謂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為詩，進士裴說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世。唐僖宗夢吞
棋經，而奕旨頓通。以棋錄記曰：「傳宗自晉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曉棋。夜夢人然，則劉敬宣夢吞土而吉。梁
太宗夢吞土而凶，又豈可一端論乎？南史：梁書曰：敬宣夢吞土，其後恒也。恒吞吾當復本土
若夫有夏神禹之初生也，而修己夢吞薏苡。帝書：王紀曰：夢吞薏苡，已見流星貫昴。夢迫我大明太祖之方
娠也。而陳后夢吞藥丸。呈明啟運錄曰：太祖母陳太妃夢吞一神人，朱衣象簡，餽藥如丸，燁燁有光，吞之既
聖祖降天，此則兩儀純粹之氣，鍾於二代聖母之身。史冊流輝，古今傳映，非凡夢比也。至於衣服之夢，亦
有可占。索充夢虜脫衣。晉書曰：索充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以問索，統曰：「陳遵夢兒挽袖，楚紀曰：秦
其俗生，子過多，貧不能養，則溺之。光亨初生，其舅陳遵夢小兒挽其法，漢武帝夢繡衣使者，解見山川，漢
衣袖，遵念其姊方娠，趨視之，兒已在盆中，救以起，後為安州司馬，其言曰：「陳遵夢兒挽袖，楚紀曰：秦
王相國夢綠衣叩童。湘山野錄曰：相國王公丙申歲，為譙幕，直逃亡數千百，公奏之，貸種粒牛糧，朝廷以可
汝有憂民之心，上帝嘉之，以此童為宰相。人召公出拜，見一人紫綬象簡，如牧守之儀，道一綠衣叩童，曰：「以
紫府間事，祥符王子歲，謂所親曰：「宋史：元夫人命我為玉童，只為人父，未受相印，受則吾去矣。」不數日，公拜
慶之，卒。李皇后夢羽衣降自窻中。羽衣跌足，從窻而下，遂娠。仁宗夢齊世祖夢桑屐行於殿上，夢行太極殿

注劉將軍夢褥席之賜。南史曰梁時劉世隆爲大將軍子慶遠亦爲征虜將軍子津嗣慶遠嘗謂津曰中丞夢股肱之衣。煙花錄曰唐寶參爲御史中丞夢德宗以文錦費絢夢衣錦在井而榮歸費絢應舉夢曰衣第衣錦遊鄉井耳。曰托跋夢脫冠臥地而被害爲木旁鬼注槐及祖在郢州夢人從天飛下頭插筆來畫上夢日入裙下者兆北齊後主之生。北史曰北齊後主母胡氏世兩邊不言而去庚溫云畫者山龍華蟲也夢日入裙下者兆北齊後主之生。北史曰北齊後主母胡氏衣兩邊不言而去庚溫云畫者山龍華蟲也夢日入裙下者兆北齊後主之生。北史曰北齊後主母胡氏下遂有娠鄧攸夢水旁斷囊而授汝陰太守之符。晉書曰鄧攸女是汝水斷鞶囊者新獸自後斷其鞶囊占生後主。鄧攸夢水旁斷囊而授汝陰太守之符。晉書曰鄧攸女是汝水斷鞶囊者新獸自後斷其鞶囊占汝南則汝陰守到溉夢湘東脫帽而膺會稽長史之職。南史曰湘東王釋爲茂灌仕梁爲通事舍人書郎兼耳果遷汝陰守到溉夢湘東脫帽而膺會稽長史之職。南史曰湘東王釋爲茂灌仕梁爲通事舍人書郎兼嘗夢武帝通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樂彥禎夢帶履烏而行果有警於軍士。白孔六帖曰樂彥禎嘗夢之其後湘東王果即位是爲元皇帝樂彥禎夢帶履烏而行果有警於軍士。白孔六帖曰樂彥禎嘗夢神告我下將有背乎王源叔夢引紫服而進終有驗於荆公。宋史曰王洙字源叔王氏談錄曰公言予始已而軍果亂尋誅之王源叔夢引紫服而進終有驗於荆公。宋史曰王洙字源叔王氏談錄曰公言予始中見上苑中其徑路受紫服予時爲太常所見李固言夢著宰相禮衣。續定命錄曰李固言夢著宰相禮衣癯引入苑中其徑路受紫服予時爲太常所見李固言夢著宰相禮衣。續定命錄曰李固言夢著宰相禮衣官從駕行禮太常各頒禮衣一襲劉審義夢受孝子緋服。玉堂編事曰劉固言夢著宰相禮衣固言所服有禮太常各頒禮衣一襲劉審義夢受孝子緋服。玉堂編事曰劉固言夢著宰相禮衣令服之覺因改名檀于郡牧乃舉檀而所授官與杜光奏擬無別杜又遣劉新緋內公服果符緋散下杜薛母丁憂未行杜遂舉于郡牧乃舉檀而所授官與杜光奏擬無別杜又遣劉新緋內公服果符緋散下杜薛母夢錦衣一篋而生子爲祕書監賢明之子拾遺曰薛王所宗母龍所夢夏生甫弱冠才過一篋入魏文帝與人之講論彌日不息辭華暢越應對如流無有礙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辨捷而迂誕入室妄今子所說非聖人言不談則子游子貢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爲入室弟龍子製書與夏題云入室妄今子所說非聖人言御衣賜之仙母夢朱衣滿空而生子爲司命君長丈餘旌旗司命君家世奉道其母夢有朱衣天人滿空皆以符母夢之仙母夢朱衣滿空而生子爲司命君長丈餘旌旗司命君家世奉道其母夢有朱衣天人滿空皆幼穎悟與唐元環同學舍年至於方父夢赤衣跪告緩期方解父焚蛇注裴君夢繡衣拜稱謝德安祖書曰裴十五六出遊采真遂得仙術

止樹下。有鷺島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慙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久而得蘇。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纁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恠問之。乃其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乃蛇雉化形。禍福有報者也。

夢占逸旨卷五

卷之五外篇目錄 器物篇 財貨篇 筆墨篇 字畫篇

器物篇第七

器物應夢昔有明徵如商湯夢人負鼎帝王世紀曰湯夢有人負鼎抱俎對劉沔夢人授燭初齊書曰劉沔校從燭曰淮西為賊兵傷重臥草中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在前陶侃夢司馬與鎧州書曰陶侃以雙燭曰長史陳協占之曰司馬者國姓也魏武夢三馬同槽幽明錄曰魏武帝猜忌常夢有馬與者并禦之器君當進位侃果加平南將軍魏武夢三馬同槽幽明錄曰魏武帝猜忌常夢有馬與然云防理自多無為橫慮帝梁太子夢對奕擾道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奕擾入朝未至而劍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唐武后夢雙六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朕數夢雙六不勝太子夢五王立晉安王為皇太子唐武后夢雙六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朕數夢雙六不勝也后感悟即日張猛之母夢佩印綬於樓中裴登樓注李白之母夢得棋子於戶外夢續異苑曰李奕棋房召迎廬陵王張猛之母夢佩印綬於樓中裴登樓注李白之母夢得棋子於戶外夢續異苑曰李奕棋房中外往觀之其人取局劉勰夢執丹漆禮器立梁書曰劉勰著文心雕龍自序云予齒在踰王茂夢墮鐘磬樂器梁書曰王茂遂以元勳高祖鍾磬以鍾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鍾磬卒錢鞏之夢以銀盃為琰宋史曰安丙字禧四年吳曦僭號建官改元稱臣於金從事郎錢鞏之夢以銀盃為琰宋史曰安丙字何疑公何疑後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望之夢以銀盃為琰宋史曰安丙字好義等張瞻夢以石曰為炊西陽雜俎曰張瞻嘗客外將歸一夕忽夢釜炊中音就江淮王濬夢謀誅曦張瞻夢以石曰為炊西陽雜俎曰張瞻嘗客外將歸一夕忽夢釜炊中音就江淮王濬夢縣四刀曰晉書曰王濬在郡夢四益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已而果然徐溥夢授六輪溥初試京師夢至

一歷所若今文淵閣者上有三者授以鑰匙六焉溥入劉仁恭夢佛幡出指上北夢瑣言曰劉仁恭微時夢
仕四十九必沈慶之夢鹵簿入廁中占夢者云君必大富貴然未入旦夕問其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
年幢之貴所謂後帝也陶母夢香爐降室徵弘景之登仙至梁書曰弘景字通明母夢雲笈經曰陶隱居初生
容劇中富貴不在此生也
知君富貴不在此生也
母夢香爐降室徵弘景之登仙至梁書曰弘景字通明母夢雲笈經曰陶隱居初生
仕爲御夢女子攜巨篩行空中驗金陸之漂杵西京詩話曰王師伐金陵城將破或夢女子行空中難復
史中爲夢女子攜巨篩行空中驗金陸之漂杵西京詩話曰王師伐金陵城將破或夢女子行空中難復
見一貴人盛冠服墮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聞錯中園中後王夢神人昇大秤較天下知昭容之秉衡
平甫和筵字韻詩云當時徐氏擅筆墨夜夢神人昇大秤較天下知昭容之秉衡
唐書曰上官昭容名婉兒母鄭氏方娠夢神人昇大秤較天下知昭容之秉衡
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耶輒啞然應後秉機政符其夢天到母夢置鏡在懷而生男南史曰
懷鏡及生因以名焉王子夢納鏡在腹而明術解納見夢形貌篇注元質夢挽弓射狗而得第外夷傳曰扶南
一狗從實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擊以爲不祥夢神解之曰苟第混填夢載弓入海而成功之先夷傳曰扶南
字頭也弓者第字也箭者第字也擊以爲不祥夢神解之曰苟第混填夢載弓入海而成功之先夷傳曰扶南
名柳葉有模扶國風字至扶南柳葉欲劫取之混填舉神弓射焉貫船入海混填覺途往廟神樹下得弓便
載大船入海神迴風令至扶南柳葉欲劫取之混填舉神弓射焉貫船入海混填覺途往廟神樹下得弓便
夢儀衛喧迎而宣宗踐祚夜夢八面屯兵千乘萬騎旌旗會昌中衣裳錦繡衛四合軍中人喧言迎光王
驚寤宣宗果夢絳帳流繞而尹喜誕生纔其身長人語令尹喜周之既覺口有異味及喜生時有雙光而流
自光邸踐祚夢絳帳流繞而尹喜誕生纔其身長人語令尹喜周之既覺口有異味及喜生時有雙光而流
飛遊其側夢道士持旌節而李涼公卒於天宮續魏錄曰涼武公李愬以殊勲之子擒還京將入洛其年
室內皆明夢道士持旌節而李涼公卒於天宮續魏錄曰涼武公李愬以殊勲之子擒還京將入洛其年
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登天津橋季武爲導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浮幢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
公安知宰相謂季武曰可記我詩聞於相公詩曰鸞轡排金闕乘軒入漢查浮幢名何足戀高舉存誠元
三日涼公果登天津橋季武爲導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浮幢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
導因入憩天宮寺月餘而薨夢僧童持寶幢而薛中丞卒於臺省末由臺丞入給事中復亞臺長臺吏

夢僧童數十人持寶幢謂吏曰中丞元是羅漢謫來俗界五十年足故來迎耳未幾薛卒年甫五十乃若舟車之器應夢亦殊鄭光夢車載日月解見鄭光注劉穆之夢舟施華蓋解見天者篇沈嶠夢渡江覆船水分二段船覆水為二沈嶠求為邑宰夜夢還家渡江問友人勉曰為政宜清濁而過非嘉嶠後以濫敗行休夢乘舟渡水舟判兩頭同死書曰義陽王琮與二弟友休請迎樞既至無封樹議者謂不可復得行休席地以祈是夜謝安夢乘桓溫之輿晉書曰謝安遇疾夢王乘舟判既為二既而適野見東洲中斷乃悟焉發之以杲得謝安夢乘桓溫之輿晉書曰謝安遇疾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與者代其位也杜稜夢討侯景之艦陳書曰高祖進兵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周何行十六里止乘溫與者代其位也杜稜夢討侯景之艦陳書曰高祖進兵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周何須與便還云已殺此舟車之應夢者也舟車之外有益民用者孰非器物也哉惟聖人能制器而尙象在景竟景兵果敗此舟車之應夢者也舟車之外有益民用者孰非器物也哉惟聖人能制器而尙象在君子貴藏往而知來

財貨篇第八

財貨之夢珠玉錢帛之類是也夢糞穢木石者得財貨夢珠玉錢帛者多光顯昔樂史之母夢珠五色宋曰樂史宜黃人母夢異人授五色珠而生史力學有佛祖之母夢珠二枚佛書曰二十四祖母夢吞珠二文南唐進士第一入宋復登科甲著太平寰宇記有佛祖之母夢珠二枚佛書曰二十四祖母夢吞珠二即蜀尼西施之母夢珠射身翰府名談曰西子母夢寇城之母夢珠入口宋史曰寇城字次公臨汝人進士南齊桓氏夢食玉勝南齊書曰高昭劉皇后母桓北齊胡氏夢坐玉盆解見食衣篇邵康節之母夢用玉筯解見食衣篇邵章得象之母夢獲玉像宋史曰章得象字希言母娠宰相張說夢玉燕而生開遺事曰張說母夢一玉燕飛入懷中因而有郎中李朝夢玉魚而卒戎幕閑談曰唐貞元中司勳郎中李孕生說後為宰相故人有一玉燕飛入懷中因而有郎中李朝夢玉魚而卒戎幕閑談曰唐貞元中司勳郎中李尾道上一見一玉魚把玩至家數日卒彥緒夢婦人取寶鏡至水滿其中須臾漏盡彥緒使人觀之見其

下有古壙瓦棺中有婦人年二十餘潔白凝浮指爪長五六寸頭插金釵十餘隻銘誌云是秦時人千載後當為盧彥緒開運數然也閉之吉啟之凶又有金花寶鏡一枚持以照日花如金輪彥緒取鏡在後乃閉之夕夢婦一人云彥緒卒閭陟夢女子贈金錢廣異記曰閭陟幼時父任密州長史陟父在任夢物玩具有怒色前經一年彥緒卒閭陟夢女子贈金錢廣異記曰閭陟幼時父任密州長史陟父在任夢女來別曰妾是前長女死殯城東南角明日來迎妾喪矣今十五六容色妍麗來與已會寢輒夢之夢有百千錢相贈言訖送錢于寢下陟覺視牀下惟有百千紙錢范母夢金席而生男林邑記曰林邑謂之楊邁金范邁母夢言訖送錢于寢下陟覺視牀下惟有百千紙錢范母夢金席而生男林邑記曰林邑謂之兒生席色范邁母夢言訖送錢于寢下陟覺視牀下惟有百千紙錢范母夢金席而生男林邑記曰林邑謂之盤中有玉帝枕及一玉帶者誓有功之兆盤盂者守器之象此為吉夢儀梁主夢曹武借錢田邊見山川謝奉奏云中玉帝枕及一玉帶者誓有功之兆盤盂者守器之象此為吉夢儀梁主夢曹武借錢田邊見山川謝奉夢鄭猷爭錢解見山川注夢司錄貨錢千萬而貧儒頓富哀之寶搜神記曰周筆貧夜耕因臥夢天公過而子錢千萬車爭錢解見山川注夢司錄貨錢千萬而貧儒頓富哀之寶搜神記曰周筆貧夜耕因臥夢子以錢借之天公曰善夢神人貨錢百萬而長子驟亡晉史曰王導為所禱尋掘地得錢百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卒請以錢借之天公曰善夢神人貨錢百萬而長子驟亡晉史曰王導為所禱尋掘地得錢百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卒錢其數明錄曰丞相茂弘夢人欲以百萬錢買大兒長孺後掘得錢而被買曹丕夢磨錢三國志注曰魏文帝更事雖意欲爾而太宣無病而死章奐夢積笏父奐夢家庭積笏初生其山沈弘先夢得絹兩疋而壽算有定史家愈明以問周宣無病而死章奐夢積笏父奐夢家庭積笏初生其山沈弘先夢得絹兩疋而壽算有定史曰沈慶之字弘先年八十夢有兩人以兩疋絹與之曰此絹足度江文通夢還錦數尺而文名遽衰齊書曰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八十夢有兩人以兩疋絹與之曰此絹足度江文通夢還錦數尺而文名遽衰齊書曰文通尺與之其人大意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用以遺君自後淹文章贖矣夫財貨之夢不一此固其式也

筆墨篇第九

筆墨亦器物之類也然文人才士賴此以展其情往蹟奇聞得是以傳於遠其為器物雖微而功用甚大故特著於篇云昔吳王夢筆點額齊書曰高洋夢人以筆點其額王曇首賀曰王齊主夢筆畫衣食篇見徵

人夢白髮起愁盡許渾夢改飛瓊之句鍾嶸詩品曰詩人許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也既入
 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山下空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蘇軾夢作回文之詩東坡詩集自敘
 曰子何故顯予姓名於人間座中即改爲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人以雪水烹茶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爲作回文詩也狄遵度夢爲佳城篇宋史曰狄遵度好爲古文尤
 而記一句云煮茶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爲作回文詩也狄遵度夢爲佳城篇宋史曰狄遵度好爲古文尤
 見甫誦成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李長吉夢爲玉樓記唐書曰李賀字長吉夢人駕赤虬持版召賀
 運度卒成之是爲佳城篇後數月乃卒李長吉夢爲玉樓記唐書曰李賀字長吉夢人駕赤虬持版召賀
 建白瑤宮宣室記曰唐李賀母夢賀曰上帝近遜都丹園索綏夢題封角晉書曰索綏夢東郡有題一在
 前時綏父在東郡居三日而凶問至杜牧夢書白駒唐書曰杜牧字夢人或告曰爾應名畢復夢唐寅夢中
 呂之字而悲壽年震澤長語曰唐寅字子畏應天鄉試第一擢橫語坐廢自吳至閩詣九仙祈夢夢人呂字
 寅驚曰此夢中所見也試誦之有百年強王勃夢太極之言而著易理唐書曰王勃嘗談易夢有人告曰
 半來日苦無多之語寅果年五十三而卒
 揮數篇至晉蔡少霞之五雲閣吏而書碑碣神仙傳曰蔡少霞夢人遺書碑略云昔乘魚車今覆雲山玄
 卦會病卒
 卿爲紫陽真人而書宮銘廣記曰唐有人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王生夢作西施輓歌記曰
 姚合謂沈亞之云吾友王生元和初夢遊吳侍吳王聞軍中出輦鳴笛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召門
 客作輓歌詞生應教爲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地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召門
 懷王甚嘉之寤能記其事沈婿夢爲秦女墓刻白孔六帖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釵墜芳草香綉滿
 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明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異夢錄曰太和初沈亞之往郊出墓誌獨憶客
 囊泉邸舍夢秦穆公曰寡人有愛女與大夫備酒掃後一年公主忽卒公追傷不已使亞之往郊出墓誌獨憶客
 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縈髻深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烟郭仁表夢道士題紙病夢道士衣金花紫帳從一仁表
 加朱愁粉瘦兮不主綺羅深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烟郭仁表夢道士題紙病夢道士衣金花紫帳從一仁表
 童入坐堂上仁表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色厲曰甚則有之既寤疾甚數夜復夢前道士至因叩頭遜謝
 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曰飄風暴雨可思惟望巢門斂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茲不能

行此其義何爲夢中不上官魏夢煬帝惜書大業拾遺曰武德四年東都平後觀文殿寶廚新書猶入千許
曉甚大府卿宋遵貴以大船載書往京師河中大風覆沒魏書復夢煬蘇檢夢妻氏裁幾歸聞奇錄曰蘇登城第
帝樓上醉後夢娶吳東去下登城樓上清風酒曰楚水不復到春欲暮海棠樹已凋零詩成俱送歸檢亦
裁蜀上賦詩曰還吳東去下登城樓上清風酒曰楚水不復到春欲暮海棠樹已凋零詩成俱送歸檢亦
中紅又見其妻答檢所挈妾小及歸妻卒乃於席下所得其詩視之
曰寶劍化龍歸碧帝城黃泉一盃酒向青風脫寂寞終日窗恨獨眠夜夢和詩曰相見果即世
見天家門外柳如煙如陽雜俎曰空垂淚歡笑重逢別有年檢終日窗恨獨眠夜夢和詩曰相見果即世
張省躬夢友人賦贈威復威曰秋堂百年色汀子名獨省茫荒郊遇寒食驚覺數日李仲雲夢故弟
誦詩相見依曰然語察御史李叔容與兄仲雲俱進士擢第無由止當叔壽卒後方得聚耳吟詩云忽作無
明別沉冥恨有餘年仲雲亦卒若夫蟾泣桂香長吉昇天之韻白蟾泣六帖曰雲賀夢中作昇天詩云忽作無
濕團光鸞佩蠅鳴槐綰孫樵乞巧之文唐書曰孫樵字可之鼻息夢到鄉國曉鼓一樓半開壁斜白玉輪軋生
相逢桂香陌蠅鳴槐綰孫樵乞巧之文唐書曰孫樵字可之鼻息夢到鄉國曉鼓一樓半開壁斜白玉輪軋生
春草謝公憶弟之章古今詩話曰謝靈運會稽人玄之孫嘗與弟惠連吟弄每有佳句弟不魂過大江閨
婦寄夫之作志思迷夢魂有怕險飛過大江西書生既覺恹恹而記之見妻秉燭寫詩云數日相望極須知
歸之夕乃此皆得之夢寐者也而胡釘鉸之詩集飲柳當是柳惲也鄭述祖之琴譜字恭文開封人能
感子莫若之惠無以爲報欲教子爲詩生辭以不能柳當是柳惲也鄭述祖之琴譜字恭文開封人能
書之當有致矣生後遂工詩焉時人謂之胡釘鉸詩柳當是柳惲也鄭述祖之琴譜字恭文開封人能
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又非夢中傳習者哉
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又非夢中傳習者哉

字畫篇第十

字畫屢變後世非蒼頡之舊矣而析文解夢往往取效如松爲十八公解見其形貌注篇槐爲木旁鬼北魏書托
而雲消日出西鮮于康奴所害初莊帝在藩順夢黑雲從西北入登太極殿唱萬歲者三百官成天地盡暗俄
帝惟順在北敵亂京師害二宮殘毀百衣冠日既寤告元暉業曰夜夢不佳象因解曰黑雲氣之惡者是北方之
色終有天下今夢槐下槐兒爲天子積德之報此必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象也京邑其當福乎彭城王綏有
文不德於我今槐下槐兒爲天子積德之報此必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象也京邑其當福乎彭城王綏有
我乘曰廣陵王克淵夢槐旁衣倚槐立垢去土而爲后風解后力宗空注篇虜脫衣而爲男夢解耳後食衣注篇羊無角
湯元慎曰廣陵王克淵夢槐旁衣倚槐立垢去土而爲后風解后力宗空注篇虜脫衣而爲男夢解耳後食衣注篇羊無角
尾而爲王塵談曰羊無角始爲王也長夢逐一羊拔角尾皆筆點額顙而爲主吳解王夢筆墨注篇木破天而爲未書
曰王敦謀逆夢一木動上破天河無水而爲可河解中見山川筆點額顙而爲主吳解王夢筆墨注篇木破天而爲未書
占曰此是未字夢一木動上破天河無水而爲可河解中見山川筆點額顙而爲主吳解王夢筆墨注篇木破天而爲未書
脚肉被啖爲卻會人上山而爲凶占書曰馬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夜夢狼啖脚而爲卻晉書曰夢狼啖脚而爲卻
東虜反遂不行會人上山而爲凶占書曰馬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夜夢狼啖脚而爲卻晉書曰夢狼啖脚而爲卻
知門處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刀爲州解懸見四刀篇爲火火禍也宋紀曰楊文廣被變山出於柳門象也明日果
三年必有大禍果以梁顯進選前日犬狀字也果爲狀元片顯失禾爲秩極上書曰蔡茂茂在廣漢夢坐大殿
脫片犬爲狀不悅以問術者賀曰犬狀字也果爲狀元片顯失禾爲秩極上書曰蔡茂茂在廣漢夢坐大殿
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曰犬狀字也果爲狀元片顯失禾爲秩極上書曰蔡茂茂在廣漢夢坐大殿
中穗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曰犬狀字也果爲狀元片顯失禾爲秩極上書曰蔡茂茂在廣漢夢坐大殿
雄斤也夢乘車有掛肉其旁自占曰禾爲秩雖曰失之乃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徵焉取車掛肉而爲斬晉書
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及卜筮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楚掠誣引殺妻而南馬停察
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楚掠誣引殺妻而南馬停察
水中鞭策不去俯視之見兩日在坎水既至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楚掠誣引殺妻而南馬停察
如初問之策者云憂獄訟遠見兩日在坎水既至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楚掠誣引殺妻而南馬停察
枕新枕而死坎爲中男兩日矣兩夫之坎爲坎馬爲執法吏吏詰其夫渡人北而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變而一
離新枕而死坎爲中男兩日矣兩夫之坎爲坎馬爲執法吏吏詰其夫渡人北而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變而一

同選魏夢侍郎使人偵於銓門中側耳聽之李夢有人報縣丞明日共解此夢以爲門中劉耳毛字聞下應
是聞喜魏杲聞喜尉李杲斬縣丞魏後貶齊安郡黃岡尉准敕量移夢拾得一毛繩子李占云蘇州吳人
有七應移杲言與夫蘇棘丹砂巨八之字並著徵驗豈非數有前定也哉夜夢人執其手書一蘇字又曰人
爾必見殺季迪疑之凡蘇姓不相交及郡府移治廳事衛官誣奏邵守逮狀其季人杲因作上梁文亦稟曰市
江西南陽雜俎曰王子董善占夢有夢人夢棘董曰棘字重束也束其文皆七字惟記末句云紫嵩之伴書有
丹砂延翰校書周延翰好脩服餌之事夢人建業卒葬於吳大帝陵側無妻路唯顧見孔子墓傍墳
曰符堅遺墓容垂侍中權翼諫不聽翼乃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垂是夜配之兵路窮也路有伏兵乎垂從
有八覺而心惡之召占夢者占曰行路窮道盡也土不可行孔子名丘以入配之兵路窮也路有伏兵乎垂從
別路進之
伏兵擒之

夢占逸旨卷六

卷之六外篇目錄
科甲篇
神怪篇
壽命篇

科甲篇第十一

科甲爵品莫不有前兆焉。昔孫屋夢踐積木之上。謂必作狀元。居衆材之上。已而果然。袁郭夢立北斗之下。新增韻府曰：袁郭初應舉。夢李迪夢剃髭。青箱雜記曰：李文定公迪。秀才須作狀元。今歲名元是劉滋。已替滋矣。是會迴夢添耳。警齋瑣錄曰：嘉興曾迴應舉時。夢一小兒右邊又生一耳。忽見小兒無兩手。取了已。省偃夢斬項。南部新書曰：胥偃應舉時。夢徐將軍斬下頭項。作詩云：昔作劉沆夢落頭。青箱雜記曰：劉公沆。而果然。中赴省。夢被入斫落頭。甚惡之。人解曰：狀元不可得。只楊通夢狀元投刺。乃稱龍首山人。括異志曰：天聖中。雖斫落頭。留項在。劉留沆項同音。果第二人及第。楊通夢狀元投刺。乃稱龍首山人。括異志曰：得第二。雖斫落頭。留項在。劉留沆項同音。果第二人及第。楊通夢狀元投刺。乃稱龍首山人。括異志曰：真狀元相善。夢真投刺。自稱龍首山人。慶歷中。登堂吏夢狀元姓劉。乃稱火山軍士。解見字畫篇。王黻夢第而卒。後人解曰：龍首狀元也。山人。無祿之稱。堂吏夢狀元姓劉。乃稱火山軍士。解見字畫篇。王黻夢作樂迎狀元至。宋景濂文集曰：洪武庚戌五月二十二日。臨川通判王黻夢城中作樂迎狀元。黻張輔夢登第在狀元前。狀元者乎。及成化二十三年。丁未。會試名在十五。鉛山費宏十六。是科宏狀元。及第計得未生也。馬希先夢靈槎之題。進士前一夕夢靈槎。及試果然。秦少游夢殯柩之葬。蘇東坡集曰：秦少歲劉發首薦。是林榮祖改名溫。而鄉闈薦居第一。三歲名榮祖。又十二歲更名溫。又十歲當至八月八日。至春秋經試江浙鄉闈。第一。董彙第四。董朝宗第五。朱公遷第二十八。溫授奉化州學正。丁亥之官。會董彙亦爲慶元學正。彙曰：吾大父昔得奇夢。記諸籍。云：丁巳年九月十七日夜。夢林溫作魁。朱姓人鎖榜。第四第。

五人生姓董其最異者孫貫改名朴而春榜列居第三廳上有抄錄曰孫樞密朴舊名貫應舉時夢至一官府溫之生甫一月耳

下有空白處貫欲填之空中人語曰無孫貫有孫

扑夢中即填孫朴寤而改名朴是歲果中第三

官入朝觀夢額榜第一名彭時至京言於廣濟監生張端本訪彭告之其時王鏊錢福為狀頭並應夢於又有朝觀夢額榜第一名岳正也明年春試會元岳正狀元彭時二夢俱驗

主考說錄曰成化十一年乙未會試徐溥丘濬主考溥夢大澤中一物若龍叩首登岸弘治三年庚戌會試徐溥汪諧主考溥夢一人王文博夢熊誼劉鑄之次第宋景濂文集曰王載字文博奉新人夢與劉鑄至餽一大錢是年錢福第一王文博夢熊誼劉鑄之次第江西南省署見開鄉貢進士榜諦視之高懸朱牌十枚上書金字日光炫耀不可讀忽一隸卒曰第一名南昌占其第十符朱牌呼鑄曰爾名亦在後載寤與人名第十九廷試丁咸序夢龍起駱起之聯名後二十年方捷殿榜出亞咸序者乃龍而起回顧又有駱駝在載名亦第六

宋嶽改名言而春魁及第頭上戴山議曰宋言本名嶽十年方捷殿榜出亞咸序者乃龍而起回顧又有駱駝在言來春果輒真改名著而四舉登科傳載曰豆盧著本名輒真少年旅于衢州刺史鄭式瞻厚待之謂曰第四及第輒真改名著而四舉登科子復姓不宜二名吾為子易之乃書署助三佳又曰君後二十年牧郡徒中有同者子自擇焉其夕夢老父告之曰使君與君易名君當四舉復成四者甚佳又曰君後二十年牧茲郡又指一方地曰此處可建亭寧既寤因改名署下第及又改暗助復不第第四舉乃自改名著也後二十二年果為衡州刺史章詞夢狀頭李固言曰元和六年京兆章詞為宛陵廉使房武從事夢初有一人投刺題於所夢之地立徵夢亭韋詞夢狀頭李固言曰元和六年京兆章詞為宛陵廉使房武從事夢初有一人投刺題及第意甚訝之謂名中少有故字者秋八月果有取解舉人具名投刺一如夢中但故為周耳即今樊系西帥李公也詞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衆君之言是冬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貢舉果擢為榜首即今樊系夢榜首王下卿榜二十六人明年應舉登科王正卿果為百人榜頭一楊敬之夢濮陽之姓唐闕史曰楊舉時敬之夢新榜四十進士子名在焉其鄰則姓濮陽既寤大喜訪於詞場有濮陽願為文甚高臨皇浦試而愿暴卒自謂夢虛矣明年弘應進士舉華州夜取解酒忤刺史錢徽被逐出至陝州聞錢自華遷知貢舉弘夢石婆之神逸史曰皇甫弘應進士舉華州夜取解酒忤刺史錢徽被逐出至陝州聞錢自華遷知貢舉弘夢

甫耶須求石婆神乃引至店北草間見破石人乳母曰皇甫欲應舉婆看是否石人點頭曰得生即拜
謝乳母送至店門遂覺卻入城應舉錢侍郎意欲挫之及榜成將寫錢心欲改換一人未決謂子弟曰汝
另取卷來既開乃皇弘錢曰此天宋主策士夢榮齊殿基東齋遺事曰宋真宗策士夢殿下菜甚
定也及第來歸至陝州尋石婆祭之宋主策士夢榮齊殿基東齋遺事曰宋真宗策士夢殿下菜甚
中魁夢身跨鵬背風氏族大至因作大鵬賦以紀其事宋宣和中夢身跨大鵬下是科甲之顯實有先徵況爵品之
榮又非前定者乎故文彥博入江瀆廟而巫祝知其顯職邵氏錄曰文公少從其父赴蜀州幕官入
公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謁廟有感方經營忽有非所望若為成都守當令朝室一新慶歷中裴玄真過華
山祠而老人報以貴期唐書曰裴寂字玄真開皇中調左衛將軍家貧徒步京師過華山祠而老人報以貴期
兆於寺僧王氏聞見錄曰山神告某相公社至令夜夢出城過村寺僧不出文曰迎迓過之亦必出文懿為相已預
文懿以爲誕改使僧問其所以神告某相公社至令夜夢出城過村寺僧不出文曰迎迓過之亦必出文懿為相已預
殺牛事遂復改之明日過寺僧復告曰長官誤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曰迎迓過之亦必出文懿為相已預
夷簡當權亦先徵於濠守簡史曰楊詢坐議天書出知長官復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呂
於杜之左夢逸史曰王播少貧居揚州事故待之甚厚出知濠州夢爲相明日當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呂
趙之東定命錄曰潘玠自稱出身在揚州多於杜後爲宰相除淮南鹽鐵使臨江宴會如夢中王潘玠夢立於
日官出玠爲御史自勤爲拾遺同謝官初玠在前行自勤在後及選俱送玠名上堂而自勤在西相視而笑後三
勤在後入朝則玠東立自勤爲拾遺同謝官初玠在前行自勤在後及選俱送玠名上堂而自勤在西相視而笑後三
寓宿南宮畫夢人告曰十年作襄州刺史既寢私夢之因記于廳之東檻隱處至大中三年由天官尙書
授鉞後漢南宮異苑曰商靈均義熙中夢人來縛其身異之因記于廳之東檻隱處至大中三年由天官尙書
之耳卒除衡陽何僕射朱少卿夢聞鬼語一神人若官吏乘馬從僕來幼岸學嘗從叔父泊舟皖口叔夜
守果卒于官何僕射朱少卿夢聞鬼語一神人若官吏乘馬從僕來幼岸學嘗從叔父泊舟皖口叔夜
一唯何氏存叔父乃爾射在此勿驚之世賈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致雍後爲湖南節度判官
沒唯何氏存叔父乃爾射在此勿驚之世賈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致雍後爲湖南節度判官

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矣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
致雍為節度判官檢校僕射竟卒於任王翰見錄曰王蜀時有少卿則不患其示卷有朱少卿以
人扣屏覓朱少卿又夢一人視之馬無前足遂驚覺及蜀王開國朱至同少卿則不患其示卷有朱少卿以
字續有一人牽馬與朱視之馬無前足遂驚覺及蜀王開國朱至同少卿則不患其示卷有朱少卿以
五月五日也曹確夢為僧而杜宰相退位北對瑣言曰曹確判度支有台輔之望或夢髮為僧以問占
馬夢之徵也曹確夢為僧而杜宰相退位北對瑣言曰曹確判度支有台輔之望或夢髮為僧以問占
為玄宗夢孝子而韋見素持衡黃異記曰玄宗夢浴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問高力張鎰夢任調拜麻
相玄宗夢孝子而韋見素持衡黃異記曰玄宗夢浴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問高力張鎰夢任調拜麻
外無此人尋譯不守工部尚書判度支賀曰史相代矣任調反語饒甜無忽夢人報曰任調拜麻
即舅名氏也俄有走馬吏奚陟夢吏書汗墨逸史曰奚陟吏人肥少夢與同省郎就取所記驗之無差徐
報曰麻下公拜平章事奚陟夢吏書汗墨逸史曰奚陟吏人肥少夢與同省郎就取所記驗之無差徐
墨抱文簿至陟推案曰且將去案倒錄藏巾後十五年為吏部侍郎夢與同省郎就取所記驗之無差徐
黑抱文簿至陟推案曰且將去案倒錄藏巾後十五年為吏部侍郎夢與同省郎就取所記驗之無差徐
羨之夢先人告以當貴幽明錄曰徐美之夢父謂人夢迴馬果為宰相劉穆之夢鎮軍忽爾相迎記曰
劉穆之夢先人告以當貴幽明錄曰徐美之夢父謂人夢迴馬果為宰相劉穆之夢鎮軍忽爾相迎記曰
軍邪後宋武有稱劉鎮軍相定大業武曰吾死矣今豈先人夢迴馬果為宰相劉穆之夢鎮軍忽爾相迎記曰
死至八年八月帝裕在州夢共行京師義武帝過坊曹南故相報曰果授吾平生與君善竟刑陶難得水部之牒錄曰
不能進君位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故相報曰果授吾平生與君善竟刑陶難得水部之牒錄曰
江縣大司直刑陶癸卯歲夢人告云君當為涇州刺史歸有薦而為宜州涇縣令郎滿復夢其所司人告云復請
諸縣官來春皆替而君官告不到刑甚惡之明年罷歸有薦而為宜州涇縣令郎滿復夢其所司人告云復請
未拜而卒薛長史旬日除招討之職外以野僉載曰唐薛季祖為荊州刺史限者閩外於事君限上頭向
馬督嶺南招討使王將終身掌將相之權告曰錄曰有流星墮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眾軍夜夢城道中
都督嶺南招討使王將終身掌將相之權告曰錄曰有流星墮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眾軍夜夢城道中
石如雨與仗劍倚柵木而督戰俄有大石正中其陳安平東司異遷人李仙樂載曰陳安平年滿赴仙藥與鄉
楊木及與仗劍倚柵木而督戰俄有大石正中其陳安平東司異遷人李仙樂載曰陳安平年滿赴仙藥與鄉
十二月養蠶冬絲也君必李輔國官祿已盡士領陽數百鐵騎以載刺輔國首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
遷東司數月果遷吏部

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輔國官祿盡矣華母夢其子爲司隸謝承後漢書曰華松家本孤微帝覺不言及輔國爲盜所殺帝異之方以夢語左右元侃封襄王有舉人楊礪嘗夢至一大殿有坐殿者此松後果楊礪夢其主爲天尊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封襄王也汝當大貴指示令謁之礪後進士第爲司隸後果楊礪夢其主爲天尊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封襄王也汝當大貴指示令謁之礪後進士第一入爲襄王府記室至於陳文帝之夢昭達宋神宗之夢馮京陳書曰章昭達以功授鎮軍將軍開府儀既謁如夢中所見至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否何以賞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其餘無以奉償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否何以賞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其餘無以中夜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此與高宗之夢傳說成祖之夢周舟何以異哉舟益陽人永樂望乃賜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人此與高宗之夢傳說成祖之夢周舟何以異哉舟益陽人永樂年人才知句容有周舟者以爲夢應也遂超擢大吏理卿是皆君臣神會幾兆不凡而劉禹錫所謂夢想神明晨見羣臣名有周舟者以爲夢應也遂超擢大吏理卿是皆君臣神會幾兆不凡而劉禹錫所謂夢想神明之遊柳宗元所謂寤寐天顏之近安非諛詞也已柳宗元爲崔中丞請朝表曰雲漢昭回因瞻仰而莫及天顏咫尺誠寤寐而無違

神恠篇第十二

神恠之譚聖哲所闕也易稱睽鬼詩詠百神書紀六宗禮別五祀是蓋體物之旨均非欺俗之文若謂夢魂之有交豈免謬悠之深議然紉函青史或炯炯載焉何得概以爲虛也茲條數端用例波蔓亦足以見事有定而難更幾有兆而莫匿詎非君子修身俟命之監乎昔唐堯夢白帝遺子春秋元命苞曰堯爲天以鳥喙子鳥喙子者皐陶也其母曰扶始夏禹夢蒼水告書解見宗空篇禹迨我高皇夢天神授衣謨烈升高丘祀白帝上有雲如虎感而生皐陶夏禹夢蒼水告書解見宗空篇禹迨我高皇夢天神授衣謨烈曰太祖夢西北天上有一朱臺四有欄上立二人如金剛臺南嶺頭抹額者數人列坐中立三尊若道家三清之狀數紫衣羽士以絳衣來授揭裏視之有五彩問此何物道士曰文理真人服此上帝明命之驗也成祖夢城隍救駕刀自西北來聲言救駕即砍安馬應聲而倒成祖問其姓名對曰臣幸縣城隍神也

既覺異之及與平安戰安操長鎗馳追此則聖君之夢關屬運代非可以神怪論也若魏公夢蓐收曰國語
成祖幾及之會馬蹏弗克前杲如夢趙史趙嬰夢天使子玉夢河伯天使見河伯空篇秦皇夢海神夢史記曰海神戰
公曰夢人面之毛虎爪也天刑神也趙嬰夢天使子玉夢河伯天使見河伯空篇秦皇夢海神夢史記曰海神戰
如人狀去而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入海者齋捕巨魚為候今上禱祀備謹而有此惡明帝夢金人丈餘後漢
神當除金人長丈餘佛頭有光明飛殿庭以問羣臣劉曜夢金人東向金面丹唇東向遼巡不言而退曜
或曰帝夢金人長丈餘佛頭有光明飛殿庭以問羣臣劉曜夢金人東向金面丹唇東向遼巡不言而退曜
拜而履其跡召公卿議之成以爲吉惟太史令任義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位震位王求慎不出疆也
金爲兌位物衰落也唇丹不言必事之畢也遂巡揖讓舍之道也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求慎不出疆也
東趙地分也三車趙分也秦兵必暴是亡主喪師留符健夢朱衣使者授龍驤大帥晉書曰符健入關夢
敗命趙地分也三車趙分也秦兵必暴是亡主喪師留符健夢朱衣使者授龍驤大帥晉書曰符健入關夢
授聖曰汝祖昔龍驤將軍建日爲壇於曲沃以杜稜夢朱航池君稱征討將軍夢見器景注張闡名定於
神書宋史曰汝祖昔龍驤將軍建日爲壇於曲沃以杜稜夢朱航池君稱征討將軍夢見器景注張闡名定於
有趙人書闡字曰以大獸永爾子其父善屬文遂以爲名夢神趙槩名更於金錄初名史曰趙槩字叔平虞城人
御史之秦彥名變於人呼高駢傳曰秦彥者本名立或伍籍破符中以盜繫械且死曹熙名同於賢諱
樓代史之秦彥名變於人呼高駢傳曰秦彥者本名立或伍籍破符中以盜繫械且死曹熙名同於賢諱
宋史曰曹穎叔字秀之毫人呼曰秦彥而從我去寤而視械破符中以盜繫械且死曹熙名同於賢諱
嘗夢往官府見穎叔既寤遂更名穎叔熙謝敷夢山神而得利多紫石世會稽人莫知謝敷遊此山夢帶山神語
曰當以五十萬相助山遂見主人林下有異色習郁夢山神而得利多紫石世會稽人莫知謝敷遊此山夢帶山神語
石問使所從來云出此山遂見主人林下有異色習郁夢山神而得利多紫石世會稽人莫知謝敷遊此山夢帶山神語
陽侯使立蘇山神祠刻二石許攸夢爲北斗星君幽冥錄曰許攸夢烏衣吏俱夢蘇嶺山中從光武宰封郁
鹿夾道百姓謂之神鹿門廟許攸夢爲北斗星君幽冥錄曰許攸夢烏衣吏俱夢蘇嶺山中從光武宰封郁
作道死不過作社公今得北明皇夢得南山進士歲時記曰明皇晝寢夢虛耗二鬼怒呼武之康伯曰我
斗主道死不過作社公今得北明皇夢得南山進士歲時記曰明皇晝寢夢虛耗二鬼怒呼武之康伯曰我
土鍾楚王夢遇巫山神女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側朝
廬鍾楚王夢遇巫山神女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側朝

魏徵、杜如晦。唐書曰：魏徵疾甚，帝與太子至徵第，是夕帝夢徵。唐太宗夢薛收、虞世南。唐書曰：薛收卒，秦平生又虞世南死，帝此則遊魂未久，憑夢相通者也。亦有往代之英，遠寓後人之夢，如齊景公夢尹尹，見解夢進，言若平生。漢桓帝夢老聃，高士傳曰：桓帝好老子之書，吳孫皓夢霍光，杭志曰：顯忠廟祀，漢大將軍霍於庭，晉天福吳越王立廟於金山，宋理宗賜廟額曰顯忠，而宋高宗夢崔令，杭志曰：顯忠廟祀，漢大將軍霍疾愈，晉天福吳越王立廟於金山，宋理宗賜廟額曰顯忠，而宋高宗夢崔令，杭志曰：顯忠廟祀，漢大將軍霍如陽，縣令有異政，民立祠於此，宋理宗賜廟額曰顯忠，而宋高宗夢崔令，杭志曰：顯忠廟祀，漢大將軍霍鄧艾，異都督，夢京口新城有鄧艾廟，擊地促其行，白馬復導至斜橋谷，會耿南仲來迎，馬忽不見，司馬括夢為宗，嘗在孫策坐，酣醉忽睡，鄧公求治舍，字括，乃令與修之，呂子明夢義，文，吳王子勸，年拾遺記：呂蒙字子明，入問之，蒙云：向夢伏義，周公文王與我談，易，李塔夢田先生，仙傳拾遺：田先生，九華洞中大仙也，元和齊推有女招李生，為婿，數月而孕，李生登第，歸饒，日其婦將產，於州之饒，田先生往，其妻以夢告，田先生果為鬼，神死，殖於官道側，明年李生登第，歸饒，日其婦將產，於州之饒，田先生往，其妻以夢告，田先生神力可得再生，李生如其言，懇求，玄宗夢孫思邈，白孔六帖：曰：玄宗幸蜀，夢思邈，見乞武都人，幅巾披褐，二田先生，其婦再生，李生如其言，懇求，玄宗夢孫思邈，白孔六帖：曰：玄宗幸蜀，夢思邈，見乞武都人，幅巾披褐，二童青衣，夾侍，指大磐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忽上皇，帝中，孝武夢漢高祖，漢武在明堂，羣臣亦封禪，於是使視石，上夾侍，指大磐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忽上皇，帝中，孝武夢漢高祖，漢武在明堂，羣臣亦封禪，於是祀明堂，黃翻夢孤竹君，流屍告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求見掩藏，此與孔子夢周公同乎？異乎？至於孔子在天之靈，則又劉勰、張之純、黃淵、鄭玄、譙周、齊季鉉所嘗夢接者也。元史曰：張孔孫字夢符，父之謁孔子廟，得賜嘉果，已而夢孔子，子因丐名於衍聖公，遂名孔孫，又曰：黃澤字楚望，嘗夢見孔子，以為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孔子，子因丐名於衍聖公，遂名孔孫，又曰：黃澤字楚望，嘗夢見孔子，以為適然。子曰：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卒續漢書，曰：鄭玄夢孔子，造之。為六經疏例，多發己意，鉉嬰疾，夜夢孔子，過七十，恐將不免，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續漢書，曰：鄭玄夢孔子，造之。而病愈，劉勰夢孔子，解見鉉器物篇，丹漆禮器，注：黃淵夢孔子，解見筆墨篇，墨漬之筆，注：若夫維嶽降神。

之雅詩蓋亦玄宰生人之妙道故榮王夢金帽神人入室而生理宗宋史曰理宗榮王之母全氏帝
夢紫衣金帽神人來謁阿蘭夢金色神人趨榻而產元祖元史曰太祖之十世祖李端化爲金色神人來趨榻
蘭驚覺遂有孕產尹氏夢老翁賜男而名子爲瑞魏書曰拓跋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老翁具衣
子即李端又兒尹氏夢老翁賜男而名子爲瑞魏書曰拓跋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老翁具衣
名瑞字劉述夢神馬載兒而名子爲駟元史曰劉因善養之既覺而述年四十未名駟字夢驥後改名與字一兒
天賜字劉述夢神馬載兒而名子爲駟元史曰劉因善養之既覺而述年四十未名駟字夢驥後改名與字一兒
母夢仙語而名子爲琳解見山川篇劉父夢奇事而名子爲雋楚紀曰劉雋字子奇江陵人父感異夢書
贈少傅高彥夢道士投生而名子爲禮僕光錄曰湖州高彥司徒夢一道士仗劍至臥內曰來爲馬從政
證忠愍高彥夢道士投生而名子爲禮僕光錄曰湖州高彥司徒夢一道士仗劍至臥內曰來爲馬從政
夢妾父致謝而名子爲涓宋史曰馬涓南郡人父從政初未有子買一妾詢知其父母死不育故自鬻
絕及生子因以夢中語爲趙葵虞集均叶夢於南衡宋史曰趙葵字南仲父方爲蒲圻尉鄰人嘗夢南嶽
名元祐中登進士第一趙葵虞集均叶夢於南衡宋史曰趙葵字南仲父方爲蒲圻尉鄰人嘗夢南嶽
靖之將生文仲長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啟曰南嶽真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文仲異
集之將生文仲長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啟曰南嶽真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文仲異
之倪岳尙書特有感於北鎮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子以爲岳神所感因名岳祀北嶽禱於神母姚氏夢緋
鄧禹而生范祖禹夢李白而生郭祥正范氏家傳曰范祖禹夢一丈夫披金甲以傳稱鄧禹爲漢將鄧禹
改字淳甫宋史曰郭祥正字公父當塗人母夢李白而夢謝靈運而生邊鎬夢牛僧孺而生劉沆
生少有詩聲梅堯臣見而嘆曰天才如此真李白後身也夢謝靈運而生邊鎬夢牛僧孺而生劉沆
曰邊鎬宋史曰劉沆祖所居山有牛僧孺讀書臺沆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乃生沆夢戒
羅漢宋史曰劉沆祖所居山有牛僧孺讀書臺沆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乃生沆夢戒
禪師而生蘇軾夢許眞君而生宋庠志林曰蘇子由在高安時與聰禪師同夢迎戒禪師坡至云某八九
聽驚曰戒陝右人失一目宋史曰宋庠父祀嘗爲九江掾與妻鍾氏禱廬阜鍾夢道
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眞君像即夢中所見者茲雖載之簡編猶

未足爲奇異。惟楊億始生而體有鶴蜺。宋史曰：楊億字大年，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落叔父曰：吾聞大年母章氏夢羽衣，自言武夷君託化，既生乃一鶴，難盡室驚駭，棄之。薛瑄初誕而肌若水晶，瑄於學舍初生肌如水晶，五藏皆露。祖仲義聞其啼聲曰：必貴人也。則今昔所鮮聞也。豈輪迴邪說云哉。

壽命篇第十三

壽命短長，智者不惑。然光陰迅邁，則聞道修身之學，聖賢所汲汲敏求者也。昔文王之母夢生子壽而昌，河圖著命曰：太任夢長，宇文之母。夢生子壽而貴。三國典略曰：宇文永貴母夢老人抱一兒授武王九十人感已曰：爾子壽而昌。宇文之母。夢生子壽而貴。三國典略曰：宇文永貴母夢老人抱一兒授武王九十三而終。乃文考與以三歲。解見宗空。龔母八十二而卒。乃厥孫所得五年。宋史曰：龔明之幼孤，於祖母官曰：願減已算五歲。歐宗崇寧中及此數，果病明之焚香，楊大年數至四十七而告殂。翰墨全書曰：楊大年林學士畫寢夢懷玉山，山人來謁，出一牒，寫三十七字，其數果卒。劉弘敬壽曾二十五而無恙。劉弘敬字元得，非天數乎？許添善相者見之曰：君壽僅三十七字，其數果卒。劉弘敬壽曾二十五而無恙。劉弘敬字元蘭，孫有殊色，詢之富善相者，見之曰：君壽僅三十七字，其數果卒。劉弘敬壽曾二十五而無恙。劉弘敬字元侍衛，甚嚴謝弘敬曰：爲君請於帝，許延壽二十五年。載富及三代子孫無禍。後遇善相者曰：君有陰德，宜享高壽。李子至夢論大衍全數而壽止四十九。唐書曰：李適子孫無禍。後遇善相者曰：君有陰德，宜著一策而壽止四十八。陳書曰：褚彥回夢差卜夢鯉二頭。南史曰：梁有郡太守劉之亨嘗夢中感乃放之。是夜又夢來謝云：當令君延算。王董占夢棘而知

爲妖徵解見字畫趙直占夢桑而決其壽數益都書舊傳曰何祗夢桑生井中趙直占曰桑非井中之物
 丁同夢井寶老夢延三紀宋史曰寶禹鈞唯諾後十年復夢告之曰陰府以汝近年有陰德延算二紀賜五子
 中榮顯文徐溥夢有兩子有兩子覺而思之徐溥謁范文正公廟少憩假寐忽夢一人朱冠來曰君壽還
 正公述其事徐溥夢有兩子
 二十云查道夢積善而增齡宋史曰查道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鄭玄夢歲辰而合識解見神之靈篇注
 顏畿齒數未終而復生之夢有驗言書曰顏含兄譙咸寧中得病就醫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旆每繞樹
 人井夢之及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但氣息甚微飲哺
 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侍養十有三年足不出戶
 晉書曰慕容德迎兄子超至長安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立超爲皇太子是月德果亡惡人
 生心辭曰夢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以超爲皇太子是月德果亡宋穎夢亡婦
 來辭曰夢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以超爲皇太子是月德果亡宋穎夢亡婦
 其妻夜夢捕相雲等十數人雜以倡妓號泣而去數日崇覺伊李妻夢夫君泣別范陽盧君虛嫺也性縱酒
 夢不驗復縱恣明年上已與李蒙裴士南梁襄等十餘人泛舟曲江選攜長安名倡酒酣舟覆盡溺死妻
 公夢祿命之籍宣室志曰妻師德少臥疾夢紫衣人來召之入行數里見路傍解署朱門甚高曰地府院師
 衣者稱爲按捺師德視已名歷官次第位至台輔壽至八十驚寤疾亦間後入仕歷官咸如夢中所見及
 爲西涼帥見黃衣使者召師德曰吾見司命之籍位壽俱高何爲遽見召黃衣人曰公爲某官悞殺無
 幸人位與壽爲主吏呂誣夢地府之官太平廣記曰呂誣畫夢地府所追見判官誣曰母老子幼家無所
 所降矣臥疾三日卒呂誣夢地府之官太平廣記曰呂誣畫夢地府所追見判官誣曰母老子幼家無所
 誰曰劇適連與妻兄願沉同宿既王瞻夢吏人奉召朱衣執牒至曰君命已盡今奉召瞻曰命泊舟秦淮病甚夢
 覺爲沉言之後數十日無恙而卒王瞻夢吏人奉召朱衣執牒至曰君命已盡今奉召瞻曰命泊舟秦淮病甚夢
 十八日君當拜二十七日柏王瞻夢吏人奉召朱衣執牒至曰君命已盡今奉召瞻曰命泊舟秦淮病甚夢
 忽暴卒二十八日玄龍卒王瞻夢吏人奉召朱衣執牒至曰君命已盡今奉召瞻曰命泊舟秦淮病甚夢
 隘欲寬假之使得登岸可也吏許諾以五日爲期既寤而卒此則天命不移人生前定者也若夫棺槨塚

墓乃送死厚終之制。而形諸夢寐者，亦有吉凶之殊焉。是故趙良器夢棺十一，而貴列中書。良器，定命錄曰：趙十餘棺，並頭而列。良器，仕一職，至中書舍人卒。一高，達夫夢棺寬大，而秩改詹事。仕，定命錄曰：高適字適之，上夫棺，破陷其脚，後至屋脊，又見傍有一棺，極寬大，身入。夢一棺至堂中，而李公入相。婢紀異錄曰：李逢吉有疊累棺木，從地至屋脊，又見傍有一棺，極寬大，身入。夢一棺至堂中，而李公入相。婢紀異錄曰：李逢吉有其中四面不滿，杲歷諸任，改爲詹事，蓋寬慢之官也。夢一棺至堂中，而李公入相。婢紀異錄曰：李逢吉有後云，且置在地，不久移入堂。夢二棺落天上，而索充再遷。晉書曰：索充，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以問索，索統中，俄除中書舍人，後入相。夢二棺落天上，而索充再遷。晉書曰：索充，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以問索，索統再遷也。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廉陽休之，夢登冢，扳柱而進，位封公。往西道南，一冢極高大，休之登冢，從東使舉充太尉，先署充功曹，舉孝廉。陽休之，夢登冢，扳柱而進，位封公。往西道南，一冢極高大，休之登冢，從東右轉一銅柱，跌爲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柱，遂轉三匝，以手扳柱，柱乃朱照鄰夢造棺弗成，而應舉下第。宋史曰：右轉一銅柱，跌爲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柱，遂轉三匝，以手扳柱，柱乃朱照鄰夢造棺弗成，而應舉下第。宋史曰：景祐中，應舉夢造棺，缺而弗成，至三歲，上省不周，堅伯夢講道坐陰堂，而嘆其壽盡。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及第，晚遇權貴，貶出，此造棺弗成，至三歲，上省不周，堅伯夢講道坐陰堂，而嘆其壽盡。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語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束里李元忠夢執炬入父墓，而兆在光前。壁曰：李先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語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束里李元忠夢執炬入父墓，而兆在光前。壁曰：李元忠將仕夢講論終日，因語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束里李元忠夢執炬入父墓，而兆在光前。壁曰：李告其受業師，占云：執炬入其父墓，中壽之，竟如其言。且至於溫序、李德裕之死也，皆託夢而得歸葬，豈非精爽之未嘗泯滅者哉。袁宏漢紀曰：溫序，字次房，爲護羌校尉，死節。世祖詔葬洛陽城旁，長子壽爲鄒平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可畏，不言禍將及，遂告於帝，以喪還。唐書曰：李德裕既沒，見夢於令狐綯。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遂告於帝，以喪還。唐書曰：李德裕既沒，見夢於令狐綯。

夢占逸旨卷七

卷之七外篇目錄 鳳鳥篇 獸羣篇 龍蛇篇

鳳鳥篇第十四

鳳鳥、仁鳥也。德茂丹穴，道光紫庭，蓋與麟龍並靈矣。自鳳而降，總稱凡鳥，而叶夢則有辯焉。周宣夢書曰：雞爲武吏，有冠距也。夢見雄雞，則憂武吏。出藝文類聚第九十一卷中。若然，則鶴鳬爲仙鳥，鷹隼爲義鳥，鳥爲孝鳥，雉爲介鳥，孔雀爲文鳥，鴻鴈爲賓鳥，鵲爲喜鳥，雖鳩鵲鴿爲有別有序之鳥，鴟鵂爲妖鳥，不可類推乎？是故夢鳳下溪宅，而齊世祖位禪宋朝。南齊書曰：世祖夢鳳，從天飛下，青雲氣。夢鳳止家庭，而段少連官居學士。宋史曰：段少連，開封人，其母夢鳳集其身，而娠王遠知也。寶誌識其爲神仙宗伯。唐書曰：王遠知父十六歲，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孕，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方士，其後朝廷召見，謚升貞先生，壽百二。鳳集左肩而生徐孝穆也。寶誌嘆其爲天上麒麟。陳書曰：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也。夢吐白鳳，而揚雄甘泉之賦成。金樓子曰：揚雄作甘泉賦，成夢吐白鳳，夢接赤鳥，而劉漢太公之祥顯。帝王世紀曰：豐公家於沛之豐邑，中陽里，其妻夢紫鳥下降，而命名爲鸞。唐書曰：張鸞字文成，爲兒童時，庭赤鳥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爲太公。太上皇夢紫鳥下降，而命名爲鸞。元史曰：李尤魯字子輩，鄆之庭，其祖謂之曰：五色瑞文鳳也。紫文鸞也。鳳大鳥高飛，而改名爲鸞。順陽人父居謙，辟掾江西北家，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爲名。字夢大鳥高飛，而改名爲鸞。順陽人父居謙，辟掾江西北家，白隨生，鸞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爲異，視之，天而益落，乃自順陽復往，思溫字伯和，克翁以夢故爲易，夢大鳥止其所居，翼覆軒前，舉家驚異，視之，天而益落，乃自順陽復往，思溫字伯和，克翁以夢故爲易。

其名夢彩鳥入口而羅含擅文藻之佳聲晉書曰羅含畫臥夢一鳥文彩後必有文章自此藻思日新夢雙鳳
集拳而孫氏遭削桐之凶訊集異記曰有孫氏求官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卜者曰鳳非梧夢吞金雞而
產興宗是為遼主之兆宮史曰聖宗承天太后蕭氏夢金雞柱擎天諸子欲上不能後至與僕從皆陞久之入
興宗夢懷玉燕而孕張說是為宰相之徵唐書曰張說字道濟開元中夢玉燕自西南飛來投夢羣鶴而張氏
生九齡自唐而下飛集於庭遂名九齡夢翠雞而施氏生西子雞五色自談曰西子姓施氏其母夢有翠
夢鴈鶴來迎而康節之數盡旗繡萬花谷曰邵康節晝睡覺而無言曰吾夢旌夢雌鶴飛去而永叔之女亡
見聞雜錄曰歐陽永叔在夷陵遊姜詩廟一鶴飛去數日女暴卒飛夢折鸚鵡之翼而廬陵王因以召還
來自云雌鶴曰歐陽永叔在夷陵遊姜詩廟一鶴飛去數日女暴卒飛夢折鸚鵡之翼而廬陵王因以召還
太平廣記曰唐則天皇后夢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內史狄仁傑曰鸚鵡夢駕仙鶴以遊而李抱真終於
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夢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內史狄仁傑曰鸚鵡夢駕仙鶴以遊而李抱真終於
不悟益見親信夜夢駕鶴乃刻鶴衣羽服習乘之役益惑餌丹者二萬丸不能食且死當仙去抱真表署幕府
疾少間益服三千丸卒夢身跨鵬鳥而沈晦得大魁之兆沈晦見科魁甲篇注夢身為蝴蝶而莊周識物化之原
自棄也益服三千丸卒夢身跨鵬鳥而沈晦得大魁之兆沈晦見科魁甲篇注夢身為蝴蝶而莊周識物化之原
解夢見泛喻篇莊注夢雀銜丹書而文王起為西伯帝赤雀銜丹書入鄭止於其居夢鳥銜長傘而徐子果以
惡終復上義慶世說曰徐子木少時嘗夢鳥作惡擊而去徐後果以惡終鳥夢孔雀羽為衰服此南齊之所
以興南齊書曰世祖夢孔雀著孔雀衣也夢金翅鳥食小龍此南齊之所以弱也祖第二十三子最幼初世
飛上天永樂七年子夏誅年甫七歲耳

獸羣以麟爲瑞。昔孔子夢芻兒捶麟，得麟書三卷。孝經右契曰：孔子夢芻兒捶麟，傷前左足，兒曰：『吾爲赤麟向孔子蒙其耳吐書。』其後西狩獲麟，遂作麟經云之於獸出而死其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三卷。孔子精而誦之。

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熊爲伯鯨之神，又爲晉卿之祖。故晉平公夢黃熊入寢門，解見宗空篇注。趙簡子夢射熊在帝所，解見天者篇注。此左遷之言可考也。而苻健之母夢大熊據戶，晉書曰：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母羌氏夢大熊據戶而孕。

是爲北雷機之父。夢黑熊行天，元史曰：雷機字子樞，父德潤，母游氏，初德潤齊高祖雷機之父。夢黑熊行天，遂有娠而生機。非小雅所謂男子之祥乎？虎稟秋殺之氣，山獸之長。風俗通曰：虎者陽物，百獸之君。暴虐不祥之兆也。故胡亥夢虎齧左驂，史記曰：二世占夢者曰：『淫水爲祟。』曹爽夢虎銜雷公，之以問卜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不出旬日。』爽果以兵亡。倪盜因夢白虎而生，草木子曰：『沔陽盜倪文俊生於黃陂，母夢白虎入室。』周令因夢乳虎而病，象好畋後爲汾陽令，夢一乳虎相逼驚寤，因有病後有異僧過門謂鄰叟曰：『此居有妖氣，鄰叟獅爲毛羣之特。』張九齡師告象召僧禪之，殷壇持劍誦咒忽聞象臥榻下有虎聲，僧以水噴之，象病漸愈。獅爲毛羣之特，象本搖光之精，光散而爲象，故王敬則夢騎獅子而位至太尉，齊書曰：王敬則夢騎五色獅金精之別爲。

將張成遜夢得大象而官居郡守，而不善終，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至於佛祖之生，則應白象之夢焉。傳燈錄曰：第十祖脇尊果如其言。

以馬爲火而卦屬離宮，牛爲陰而類同廟鬼，故黃平夢舍中馬舞而火作，晉書曰：黃平夢舍中馬舞數十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唐祖夢空中馬飛而事成，人曰：是公身之神言訖飛入帝身覺而召太宗告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大作。

董豐夢乘馬停水而喪妻，解見字畫篇注。劉述夢神馬載兒而得子，解見神在篇注。李伯鄰夢洗馬，西成矣。

雜俎曰：威遠軍小將梅伯成，善占夢。有優人李伯鄰，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張文成不。至夜，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曰：「白馬反，語白米也。君有風水之虞乎？」數日，音至渭河，舟覆。張文成夢乘驢，朝野僉載曰：「張鷟字文成，夢著緋乘驢，夢中自恠，我當乘馬，何故衣？」
 蜀志曰：蔣琬夜夢一牛，頭在門，流血，湧也。君位當至三公。周繕夢牛尾垂雙而失貨財。異苑曰：周繕商於直，直曰：「牛角及鼻，公字之象，血者，事明也。」君位當至三公。周繕夢牛尾垂雙而失貨財。異苑曰：周繕商於尾，奔投水中，未幾舟遇風溺，僅以身免。始悟牛二尾為失字。陳邑宰夢道聽牛言，夷堅志曰：山東泰寧陳知縣夢三牛當道，作人立而何云：「一牛其驚愕，即張丞相夢誤斷牛訟，解見科甲篇。」若夫坎豕，良狗兌羊，亦皆家畜，而夢兆不同。漢遣吏隨驗，果繫三牛。張丞相夢誤斷牛訟，解見科甲篇。若夫坎豕，良狗兌羊，亦皆家畜，而夢兆不同。漢景帝夢降赤虺，雲霞來蔽戶牖，因改崇芳為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見赤氣如安祿山夢化黑猪，姚汝首或告玄宗，玄宗曰：「祿山夜夢化一黑猪，而龍燕相夢豕變龜，乃見夢於燕相，曰：『造化營我，以豕形食以人穢，而仗君之靈，今始關羽夢猪，關白孔六帖曰：『魏志云：』」
 喪軀，晉書曰：「王敦夢白犬自李令夢母猪極大，而得為屯主。朝野僉載曰：『饒陽李瞿墨滿，選夜夢一母猪，數日如許超夢盜羊入獄，而得封城陽侯。』吳夫差夢黑犬走，而滅其言。於句踐，越絕書曰：「吳王夫差夜夢三黑狗，嗥以南，嗥以北，炊甑無氣，覺召羣臣言夢，羣臣不能解，乃召公敗矣。犬者，宗廟無主，炊甑無氣，不食矣。於是三呼三應，吳為越所滅。張天錫夢綠犬偈咋，而敗於苻堅。李謂左右曰：「吾無道，殺公孫聖，汝可呼之。於是三呼三應，吳為越所滅。張天錫夢綠犬偈咋，而敗於苻堅。李集異傳曰：「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入門，大破之。吳近夢白羊而賢后產於末年，解見草木上牀避之。後苻堅遣苻長著綠色錦袍，從南來，欲入門，大破之。吳近夢白羊而賢后產於末年，解見草木芍藥。高宗夢白羊而孝子生於未月。孝宗六月六日生也。宋高宗夢崔府君之神，以白羊饋之，曰：「得孝子，實兆於人擁一羊遺之，曰：「以此為識，已而自娠。生帝黃帝夢驅羊萬羣，而得乎力牧。解見宗空篇。李公夢食羊萬於秀州，青衫插之，官舍紅光滿室。如日正中。黃帝夢驅羊萬羣，而得乎力牧。解見宗空篇。李公夢食羊萬

數而驗於異僧。稽異錄曰：李德裕召僧問休咎，僧曰：公災當萬里南去，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羊四百，公驚曰：吾不食之，僧曰：羊至此已爲，乃若狼稟金精，瑞應圖曰：白以狗爲舅，西陽雜俎曰：狗，豺公矣，未幾貶潮州司馬，再貶匡州司戶卒。拜狀如鹿，涵斗曜，光散而爲鹿，以羊爲友，故張鉞夢與蒼衣人會，譙晉婦夢與黃褐人相淫，此狼之爲妖也。宣室志曰：張鉞夢巴侯置酒，邀滄浪君至，其衣蒼黧，岸鉞驚寤，及曉見一狼臥於前，蓋所謂滄浪君也。稽神錄曰：晉州神山民黃張妻忽夢一黃褐人，腰腹甚細，留淫之，兩接而去，遂有娠，好食生肉，舐狼生，卽走，其夫擊殺之。史思明夢鹿死水涸，而命盡須臾，吉士瞻夢鹿韓成堆，而祿遷十一，此鹿之爲兆也。白孔六帖曰：史思明愛優譚，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咤，優問故，答曰：我夢也。羣鹿渡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區，優相謂曰：胡命盡乎？少選駱悅以兵入，南史曰：吉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泄已九及除二郡，心惡之，尋卒。凡爲獸羣者不可觸類而占也哉。

龍蛇篇第十六

龍蛇之夢載於傳記可據而譚也有夢龍而應降誕之祥者如漢薄姬夢蒼龍據腹而生代王史記曰薄姬夜夢蒼龍據腹高祖曰此貴徵也吾爲汝遂之一幸生男是爲代王晉李后夢兩龍枕膝而生孝武晉書曰李太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漢王夢龍墮衣上而生英宗宋史曰英宗漢安懿王第十三子也初女懿王夢兩龍與日並墮以衣承之黃妃夢龍納懷中而生度宗宋史曰度宗理宗弟之子也父與芮嗣榮王帝生於榮邸母齊國夫人黃氏夢神人采衣擁一龍納懷中已有娠豐公之妻夢烏如龍而生太公解見鳳鳥篇魏武之后夢日化龍而生文帝魏書曰宣武高后夢日化龍北齊婁后有四龍之夢北齊書曰神武婁后孕文襄則尾屬天地開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南齊書曰南齊武帝諱頤字宣遠小則夢婦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入於海南齊陳后有小龍之夢是也諱龍兒生於建康青溪宅其夜陳后劉昭后同夢南齊書曰有夢龍而應尊貴之兆者如後漢光武夢乘赤龍上天諸將勸立注南齊太祖夢乘青龍逐龍據屋上

日南齊書曰太祖年十七夢乘青龍西行逐日日將薄山乃止覺而劉穆之夢船挾白龍而受宋武之召
解見山川篇注趙汝愚夢背負白龍而為理宗之臣素服見天者篇荀伯玉夢齊帝六龍出腋南齊書曰宋
峯秀而應召注趙汝愚夢背負白龍而為理宗之臣素服見天者篇荀伯玉夢齊帝六龍出腋南齊書曰宋
伯玉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清見上兩腋下有翅舒還而復斂至元徽五年太祖謂伯玉曰卿時乘之夢
咒師向上睡咒之凡六咒有六龍出兩腋下翅舒還而復斂至元徽五年太祖謂伯玉曰卿時乘之夢
效滕雋夢吳程赤龍化形望吳越備史曰吳程始勤學文穆王時西府院官滕雋嘗夢程化為赤龍南唐義
祖夢祖身取龍而得烈祖烈祖夢殿檻繞龍而得元宗是也義祖立談曰南唐義祖夢臨大水黃龍無數
烈祖養以爲子南唐近事曰南唐烈祖晝寢夢一黃龍繞殿檻繞身而入取一龍而出驚寤未幾掠得
齊王凭檻而立向背皆符所夢烈祖曰天意非偶旬日遂正儲位齊王即元宗居藩所封之爵至於黃帝
氏夢龍授白圖錄圖之夢注王積薪夢龍吐棋經棋訣九部授己其藝頓精蓋靈妙之理造化所洩也西
京雜記謂董仲舒夢蛟龍入懷而作春秋繁露不有繇哉然亦有夢龍而非祥者如郭瑀將終則夢龍止
於屋晉書曰郭瑀夢乘青龍上天至張文表將敗則夢龍出於領楚紀曰張文表武陵人作亂襲潭州殺
定有屋而止曰龍飛止屋其死也張文表將敗則夢龍出於領楚紀曰張文表武陵人作亂襲潭州殺
表喜曰天命也及敗果首朗陵晉安劉助夢乘龍無頭果應速亡之兆宋史曰晉安王子助設壇溇陽即
無首不見頭衆咸失色幾有對者著作郎孫毅曰易稱見羣龍
休夢乘龍上天願不見尾果爲帝而無後陳書
曰陶弘景夢乘青龍無尾弘景不娶無子然吳澄之生鄰媼夢蜿蜒之物降於池中龍乎蛇乎未
可知也元史曰吳澄字幼清崇仁人澄生前一夫蛇亦龍類厥兆不同故秦文公夢黃蛇亘天史記曰秦
龍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郾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晉文公夢大蛇當道賈誼書曰晉文公出田前驅還
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郾時用三牲祭白帝焉晉文公夢大蛇當道賈誼書曰晉文公出田前驅還
處文公退而大修政居三日夢天誅蛇曰爾何敢當聖君之路文公覺令人視之蛇已魚爛矣博物志
曰晉文公出大蛇當道賈誼書曰晉文公出田前驅還

楨夢蛇生足。白孔六帖曰：魏劉楨，字公幹，隨侯夢蛇報珠。姓源珠，玦曰：隨侯往齊，道逢一蛇，頭有血，以琮夢蛇繞身而作草書。晉書曰：唐琮，夢蛇繞身，范延光夢蛇入腹而蓄異志。五代史曰：范延光為天雄軍牛入而擊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曰：蛇，西蜀李雄之生大蛇，見夢於母氏。晉書曰：李雄有孕十四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由是頗蓄異志。南史曰：齊始安王遙光舉事，四出，然詩謂虺蛇為女子之祥。僧帝於蜀，南齊遙光之敗，羣蛇見夢於城人，而敗城內人皆夢羣蛇緣城四出，然詩謂虺蛇為女子之祥。豈盡然哉。

夢占逸旨卷八

卷之八外篇目錄 龜魚篇 草木篇 施報篇 泛喻篇

龜魚篇第十七

龜魚蠅蟻之屬莫不稟氣於陰陽存形於水土故抱朴子曰雞有搏埽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又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沙豈非各從其類哉昔宋君夢神龜出使於河伯莊子曰宋元君使夜半夢人被髮窺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爲清江使河伯余且會朝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卜曰殺龜也阿門曰漁者有龜且乎左右曰有君令余且會朝得白龜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再活之卜曰殺龜也阿門曰漁者有龜且乎左右曰有君令余且會朝得白龜隕命於秦庭晉書曰高陵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符堅命太卜穿池養之食以粟後死藏其骨與亡國之徵也終必敗劉贊夢金龜而進文才吞解見食龜注梅老夢黃龜而生男子錦繡萬花谷曰梅前一日夢道士贈龜一枚聖俞和永叔洗兒詩云夜夢有衣燕相有夜光之報以符子曰邦人獻燕昭王帔悅水邊授我黃龜兒明朝我婦忽在夢乃生男子實秀眉燕相有夜光之報以符子曰邦人獻燕昭王人謂之仙豕羣臣言始得爲魯津之伯後燕相遊於魯津有赤龜銜夜光而獻之韓愈作玄夫之詩韓昌黎曰孟郊字東野年五十始得進士產三子玄不數日盡失之念無後悲不自勝韓愈作詩喻之其略曰乃呼萬大靈龜騎雲款天門東野進得夢有玄衣巾闔然入其戶三稱天之言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歡忻萬畢得名龜而夢送水中龜曰送我水不聽殺之龜置之家而富後夢淳于棼見腐龜而夢獵山上南柯太守傳曰淳于棼夢大獵於國西靈龜積雨浸潤小草叢生其上師徒大獵竟夕而還然稽諸易象龜屬離而及窮尋穴究源一穴中有一腐龜殼積雨浸潤小草叢生其上師徒大獵竟夕而還然稽諸易象龜屬離而

魚屬巽。其見於夢豈特詩人衆魚之夢應豐年而已哉。漢武夢魚求去鈎而獲珠。三輔黃圖曰辛氏三秦原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漢武帝求去其鈎三日帝遊池上見大魚銜索帝曰豈胡妻夢魚躍水盆而生不穀昨所夢耶乃取鈎放之帝後復遊池濱得明珠一雙帝曰豈昔魚之報耶

姪宋史曰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其母以多太守劉之亨夢魚乞命夢解二頭注與邑宰阿失里夢魚禁捕者無異也山東通志曰曹州定陶縣北有陂澤居民採蚌鼃贍生虞亮正隆二年女直人禁之失里夢中許諾明夜復夢莫知所謂迨春澤畔漁人日衆忽有巨物長而一則延筭一則溺民則悟六七尺狀若蛟螭湧波噴雲岸潯摧陷人皆驚走溺死過半始悟邑宰之夢而一則延筭一則溺民則悟

不悟之殊爾乃若昆蟲之屬厥類實繁青蠅止樊詩人所刺故昌邑王賀夢蠅矢積階漢書曰昌邑王賀東西可五六石以問郎中龔遂遂曰階下蟻人衆多願放逐之賀吏部何晏夢蠅頭聚鼻尚書何晏夢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皆有讒兆焉蛆蟲則依附而不散衆庶之象也故馬后夢飛蟲入膚東觀漢記曰明蠅之不去尋伏誅

奏立長秋宮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數日馬后有夢有小飛蟲萬數隨著身入皮膚中復飛出唐祖夢羣蛆食體紀異錄曰唐高祖將舉爲羣蛆所食智滿禪師曰公得天下矣死是斃也墜牀是下也陛下尊至尊之象也羣蛆所食億兆趨附也皆有貴徵焉至於蟻本螫蟲亦居王號奉檄南柯爲郡守而大治

王也一穴直上南浮蘆江上能穴獄而報恩齊諧記曰當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見一蟻著一短枝卽南柯郡也

船中人曰此毒螫物當踢殺之昭之憐而止焉夜夢一人烏衣從數百人來謝云僕不慎墮江此或文士慙君濟活僕是蟲王君若有急難之日當見告語昭之遇事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之遂得免

寓言要亦夢境所有也。

興兵。夢盡拔馬蘭之草。魏書曰：爾朱兆與兵，夢其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蘭草株，猶在。父問何故不拔？左右云：堅不可拔。父顧兆令下拔之，隨手所至，無不盡去。劉昌言下第，夢飛入刺桐之花。青箱雜記曰：泉州劉昌言作下第詩云：陰貴人夢食瓜甚美，而種自蓬萊。拾記曰：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時燬煌異瓜，種名宋孝子夢得瓜奉母，而事傳魏國。母病，冬月思瓜，瓊穿陰父老云：有道士從蓬萊得此瓜，種食之，不飢。名宋孝子夢得瓜奉母，而事傳魏國。母病，冬月思瓜，瓊夢見人與瓜，覺得苻堅夢菜城而難乎為將。太平廣記曰：苻堅將欲南伐，夢滿之手中，時稱孝感。苻堅夢菜城而難乎為將。太平廣記曰：苻堅將欲南伐，夢滿異苑曰：王戎夢有人以七枚棗子與之，著衣襟中。何生夢桐木為像，而鄰產最良。法祥記曰：何敬叔奉既覺，得之，占曰：棗桑子也。自後男女大小凡七喪。何生夢桐木為像，而鄰產最良。法祥記曰：何敬叔奉夢一沙門云：縣後何家桐。張尋夢竹節生庭，而暴貴不久。度異苑曰：張尋夢庭生一竹節，問竺法甚良，覺如夢求之，果得。張尋夢竹節生庭，而暴貴不久。度異苑曰：張尋夢庭生一竹節，問竺法之無情，亦見夢占之有象也。

施報篇第十九

施報幽明之常理也。善惡既積，慶殃有餘，形聲所存，影響不貳。故普曠惠於宵冥者，必蒙顯佑，加慘毒於無罪者，自受陰誅。昔魏顯嫁父妾而老人結草於道，衢解見宗空篇注。魏李珣濟貧人而仙府書名於石壁。一統志曰：唐李珣，廣陵人，以販羅為業，事父母孝，好濟貧乏。時丞相李珣節制淮南，夢入洞府，見石壁金書，有李珣姓名，方自喜，有三仙童云：此乃江陽部民李珣，節制淮南，夢入陳妻醉古塚，以茶而獲貫錢十萬。謝云：吾雖潛伏朽壤，豈忘賢桑之報？及曉，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惟貫新耳。致周婢拔蠲體之刺，而得金銀一雙。述此婢乃於朽棺中見蠲草生眼中，乃拔之，即於其處得金銀一雙。厚六帖曰：刺出眼中。此豈覲利於沙漠，迂談以惑俗者哉？乃若趙氏之冤，搏膺請帝。左傳曰：晉侯殺趙盾，趙還獲金銀之報。此豈覲利於沙漠，迂談以惑俗者哉？乃若趙氏之冤，搏膺請帝。左傳曰：晉侯殺趙盾，趙搏膺而踊曰：殺余孫矣。良夫之酷，被髮叫天。莊解見宗空篇注。姚萇害苻堅而率鬼相攻。苻堅將天官使者鬼不義，余得請於帝矣。良夫之酷，被髮叫天。莊解見宗空篇注。姚萇害苻堅而率鬼相攻。苻堅將天官使者鬼

駕往剖析之。即愈。廣嘆曰。莊子曰。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此語夫夢覺者也。而非所以此賢胸中必有膏肓之疾。莊子曰。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此語夫夢覺者也。而非所以語夫夢夢覺覺者也。知夢夢而覺覺。則達於死生之故。明於終始之端。夢亦覺也。覺亦夢也。夢亦覺也者。如莊子夢爲胡蝶。梁世子夢爲魚鳥是也。莊子齊物篇曰。昔者莊周夢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梁書曰。思莊子。覺亦夢也者。如太史芻狗之夢。周云。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子。覺亦夢也者。如太史芻狗之夢。周宣芻狗之占是也。折脚他日。又問夢見芻狗。曰。有火災。太史曰。宣曰。得飲食。他日。又問夢見芻狗。曰。當墮車。祐君與。若夫盧少年受邯鄲之枕。功成壽終而黃梁未熟。遇一統志曰。唐開元中。道士呂翁。息於邯鄲邸舍。夢無異。若夫盧少年受邯鄲之枕。功成壽終而黃梁未熟。遇一統志曰。唐開元中。道士呂翁。息於邯鄲邸舍。進士官至中書令。年八十卒。及寤。顧翁在枕旁。夢自枕中入。至其家。娶崔氏女。甚麗。明年舉。楊國忠得龜茲之枕。通仙度海而玄境可遊。島名爲遊仙枕。後賜楊國忠。李如瑤。溫潤如玉。枕則夢遊十洲三。是字宙一枕也。進退榮枯。由枕竅出入者也。王起所謂夢裏贏輸。豈不誠然乎哉。未第。流落河朔。爲從事。中不用。誇頭角。夢裏贏輸。總未真。嗟夫。夢之成也。又非可以一竅求矣。靈樞經曰。淫邪襲內。必發於夢。則瀉其有餘。補其不足。而夢可已也。靈樞經曰。黃帝問淫邪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於腑。則有餘於外。不足於內。氣淫於臟。則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臥。而喜夢。氣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而夢可立已。詳見感變篇。氣盛氣虛之夢。內經曰。少陰之厥。令人妄夢。鍼刺違時。令人善夢。則合之五診而脈可知也。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不失人情。道甚明察也。內經診。要經絡論曰。秋刺夏病。不至於鯉湖仙廟。祈夢有徵。蓋川嶽之靈。知人休咎。故託夢而洩其幾。朕爾。志曰。何姑廟在仙遊縣東北九鯉湖上。祀何氏。而融高之草可以占夢。豈非善筮之類。通於人心者乎。子九仙。每大比歲。郡中士子祈夢於此。輒有靈驗。而融高之草可以占夢。豈非善筮之類。通於人心者乎。子

年拾遺記曰。融高西有夢草。然元魏詔誅沙門。以明帝金人之夢出於虛妄。魏書世祖誅戮沙門。詔曰。似著懷之以占夢。則知禍福。不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正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禍亂。天罰亟行。生民死盡。皆由於此。朕承天緒。除偽定真。盡皆擊碎。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太平貞君七年三月也。此固闢邪之確論。要非占夢之像。胡經盡皆擊碎。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太平貞君七年三月也。此固闢邪之確論。要非占夢之圓機。不然。則周之盛時。文治大興。何以得吉夢而拜受。詔夢之詞。注金之世祖。華言未諳。何以卜夢寐而與師也。耶。金史五行志曰。初金之興。世祖自衛國嬖人。讒逐太叔。而占夢之術。始不可憑。左傳衛莊公占太叔遺不得。與敵戰。嘗以夢寐卜其勝負。自衛國嬖人。讒逐太叔。而占夢之術。始不可憑。左傳衛莊公占遺於公。乃逐遺。遺奔晉。自安虜立祠。援夢以欺帝。唐書曰。安祿山起軍。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楊妻生子。引夢以欺夫。有天寶遺事曰。楊國忠出使於江浙。其妻思念至深。往苒成疾。忽晝寢。夢與交。因而不致。時人無。而夢始不可占矣。悲乎。豈夢之不效哉。吾之述逸旨也。其夢乎。其覺乎。吾不自覺也。是亦夢也。矣。後之君子。試覽逸旨而耳。吾曩夢。漢書景王后傳曰。耳曩者所夢。師古注云。耳嘗聽聞而記之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夢 占 逸 旨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纂者 陳士元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G 一五二七上

壽

